史要聚選 [illegible]

后妃 列女

外戚 [illegible] 相國

[illegible]

PLEASE DO NOT REMOVE
CARDS OR SLIPS FROM THIS POCKET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Y

DS
734
S38
1679
v.2

EAST ASIAN LIBRARY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Y
130 St. George Street
8th FLOOR
TORONTO, CANADA M5S 1A5

后妃

# 史要聚選卷之三

后妃　後世稱椒房以椒屑塗之　東朝　百子殿

姜嫄炎帝後姜姓有邰氏女帝嚳元妃其德不回　將適野見巨人跡履其拇孕而生棄詩云厥初生民時維姜嫄生民如何克禋克祀以弗無子履帝武敏又曰載生載育時維后稷

簡狄帝嚳次妃契母睍

娥皇女英堯女舜妻　嬪于虞　釐降潙汭　觀厥刑　湘江斑竹　黃陵廟　山哀浦愁　湘靈鼓瑟

太任摯仲氏任王季之妻文王母　自彼殷商來嫁于周　曰嬪于京　京室之婦　太任有身生此文王

太姒　俔天之妹太定厥祥　文王初載天作之合在洽之陽在渭之涘　親迎于渭造舟爲梁　文王嘉止大邦有子　太姒嗣徽音則百斯男

周宣后姜氏　王嘗晏起后脫簪珥待罪於永巷曰妾不德使君樂色忘德敢請罪王曰寡人之過自是勤於政事

樊姬楚莊王妃　不食禽獸肉　楚之霸樊姬之力

莊姜衛莊公妃　齊太子得臣同母生　咏柏舟　綠衣黃裳曰

月送織絺方紛芳雲其以風　無子以戴嬀子完爲已子莊公卒嬖人州吁弒完嬀歸陳故作燕燕詩送嬀作日月終風詩以比公狂惑　碩人詩

許穆夫人宣姜女衛亡賦載馳載驅宣姜以淫婦生衛文公宋桓夫人衛詩以此觀之人生有秉彝不係氣類

季隗翟女晉文公在翟娶季隗生一子避勃鞮將適齊告季隗曰晉君將使勃鞮行刺我我今適大國子善養二子待我二十年不至嫁他隗泣曰男子志在四方非妾敢留二十年吾冢上栢大

齊姜重耳在齊溺愛齊姜不出姜氏曰採桑女聞狐偃桑下之謀殺其女滅口召狐偃謂曰吾嘗設宴醉公子公等因醉載出乃置酒勸公子曰公子從欲懷安非丈夫之志重耳不飲姜氏笑曰願與盡懽進觴大醉召狐偃載送

秦穆夫人　士刲羊亦無衁也　女承筐亦無貺也　西隣責言不可償也晉姬嫁時占辭也晉君朝以入則婢子夕以死　登臺履薪請救死使穆公赦惠公歸

宋桓夫人生襄公出歸衛公卽位夫人思之作河廣詩

衛姬齊桓公好淫樂衛姬不聽鄭衛之音桓公與管仲謀伐衛退

后妃

勸姬曰君是高氣強必有謀衛仲曰君舍衛乎姬曰君揖恭言徐見我有慙色是以知之

息嬀 楚文王聞息嬀之美欲得之以巡方為名至息誘伏擒息侯迫息嬀載而歸息嬀生二子終不與楚王說話王怪問之對曰一婦人事二夫縱不死守節何面目向人言語乎淚下不止

息国生女名花

君王后 莒太史敫之女奇法章狀貌衣食與之因私通後法章為齊王立為后敫曰女不取媒因自嫁非吾種也汚吾家終身不覩君王后后賢不以不見失人子之禮 秦遣使遺玉連環曰解否后以示君羣臣君羣臣不知解后引椎破之謝秦使曰解矣

戚姬 高祖彭城歸路得之辭以干戈未定金帶留贈為後日信 高祖七夕臨百子池以五色縷相羈謂之相憐愛 善為折腰舞 以百鍊金為環照見指骨 帝令夫人歌出塞望歸曲聲入雲霄 鴻鵠歌 布幡春歌

虞姬父名一翁 項王起飲帳中作歌嘐咽姬和之曰漢兵已略地四面楚之歌聲大王意氣盡賤妾何料生時五更矣姬曰置妾何地王曰於爾姿色劉邦必不傷姬曰願隨君離於軍中可出王

籍釖與之釖在手泣曰受恩無以報自刎史官詩曰妾本江南
女隨君已數年今朝垓下死刎首落君前　男子莽　美人草
慎夫人漢文帝使衣不曳地　袁盎却座仍賜盎金　灞陵倚瑟
而歌　指示邯鄲道
鉤弋夫人趙氏河間人武帝伸其拳入宮孕昭帝十四月而生故
命其門曰堯母門後主少母壯則国亂卒賜死
許皇后宣帝后也　詔求微時釖
馮婕元帝幸廟圈有熊逸走攀檻婕直前當熊而立曰猛獸得人
而止上嗟歎
班婕好成帝欲與同輦而辭之　飛燕譖曰咀呪上上考問之曰
妾聞死生有命富貴在天修善尚不蒙福為邪欲何望若鬼神
有知不受詐佞之訴若無知訴之何益上憐之賜金求供養長
信宮許之　作紈扇詩
馬后光武后　衣大練宮女遙望疑羅縠后曰此繒宜染　德冠
鄧后年右無香薰飾上幸雒宮后以風邪霧露為戒　楚獄多
濫后乘間言帝夜起彷徨寐多降宥寵敬日隆　日含飴弄孫
不復聞政矣

后妃

鄧太后 安帝年長太后久不還政杜根諫太后怒以縑囊撲殺之 手表深陳德薄不足充女君選 晝修婦業暮誦經典絶禁郡國貢獻歲但貢紙墨 親錄司徒舉冤獄未還宮澍雨大降

竇后毅之女唐高祖微時竇毅擇壻使射屏間孔雀中目而得之聞悼投下堂

長孫后太宗后 文德 長秋朝服 諫太宗入宮問政之失採自古婦人得失事爲女則三卷商畧古事曰以獻替 及山陵上數曰入宮不聞規諫之言失一良佐 層觀望其陵

徐惠妃四歲通論語 充容 帝服玩華麗妃諫曰珍玩技巧喪國斧斤珠玉錦繡迷心鴆毒 陳疏諫東征

上官昭容名婉兒西臺侍郎儀孫 母鄭氏方娠夢巨人畀大秤曰持此方量天下 昭容生逾月母戲曰稱量者豈爾耶啞然後秉機政符其夢云 中宗立拜昭容帝及后安樂公主所作篇章皆昭容代作也 帝正月晦日幸昆明池賦詩群臣應製百餘篇殿前結綵樓命昭容選一首爲新翻御製曲從臣悉集其下須臾紙落如飛各認其名而惟沈宋二詩不下又移時一

紙甕壁乃沈詩也及問其詩曰二詩工力悉敵沈詩落句云微
臣彙朽質羞覩豫章才宋詩云不愁明月盡自有夜珠來沈乃
伏
　長寧公主流盃池云瀨流清意府隱几避囂氛而若在畫
色無枝織木文又橫鋪豹皮褥側戴虎胎巾借問何　者山中
　旨逸人
莊獻太后劉氏在襁褓而孤鞠于外家龔美敏曉書史善播鼗宋
眞宗自襄邸立為后　稱制十一年號令嚴明左右近習少所
假借宮掖間未嘗妄改作賜族人御食必易以鉛器曰尚方之
器勿使入吾家也　程琳獻武后臨朝圖后擲于地曰吾不作負
祖宗事末年稍進外家而任官者后崩帝泣曰太后病不能言
猶數引其衣若有所屬何也薛奎曰其在兗服也服之豈可見
先帝於地下也帝悟遂以后服斂
宣仁后高氏宋英宗后神宗母也　垂簾九年女中堯舜　嘗曰
有利於社稷吾無愛髮膚　聖烈皇后　不私外家深擁祐嗣
君故二子一女皆疎　哲宗時聽政當世賢者畢集于朝君子之
盛以慶曆元祐幷稱知天下苦安石變法與司馬光遂罷京東
戶馬西路保馬法東西物貨場諸州鎭寨汴河堤岸司地課

后妃

臨崩謂呂大防范純仁等曰老身沒後有調戲官家者宜勿聽之公等亦宜早退令官家別用一番人呼左右問賜出社飯否因曰公等皆去喫一匙社飯時思量老身

馬皇后大明太祖后性恭儉既貴服澣濯之衣餘裯鏈弊亦不忍易謂諸王妃公主曰生長富貴當知蠶桑之不易為天下惜 病亟不肯服藥曰死生有命雖扁鵲何益使吾服藥不瘳陛下寧不以妾之故而殺醫乎終不服而崩葬鍾山孝陵諡孝慈

張太后 勅藩江西出粟備賑富民魯希恭蕭襄等為義民榮中宮之善言求直言之臣復保舉之舊設督學官須重農令優聖賢之商

李賢妃 班婕妤之類 上以難事訪妃衛折旹出入意表 宣有令妃贊畫易儲事妃曰妾備位宮嬪任浣濯庖廚之事易儲大事非妾所知 上疾革召其兄李衛襄戚等賜宴使衆謂妃曰汝事朕逾一紀宣力多矣汝出見二兄少敘同氣之誼妃泣辭曰妾知之遂自經上撫尸大慟謂其兄曰朕非不念汝妹賢明處他日有武氏之禍抑損為之防以朕為薄德二子並謫而罷之是寵以妃殉葬矣

妖姬

妖姬 晉齊 代姓 長舌 厲階 尤物 禍鬼

妹喜 桀妾 有施氏納之 鼓妾

妲己 紂妾 狐精 紂作奇伎淫巧以悅之惟聽妲己之言哉 武王以牝鷄司晨比之 漢詩梁冀得二玉虎頭枕篆云帝辛妲己同枕云 太公蒙面而斬懸小白旗

褒姒 幽王妾 龍漦之精 喜爲烽裂帛聲 哲婦傾城爲梟爲鴟 艷妻煽方處 初漦化爲玄黿童女年十二偶遇其蹟仍懷孕四十年生女棄之賣檿弧人得而育於姁大之妻取名褒姒褒姁之子以三百匹帛買得獻於王 王釋姁出獄

西施 夫差妾 越溪浣紗 天下白 習步金城山 句踐尋之 母夢金鷄五色自空中下化而爲鷄生之 病心而顰其隣亦捧心而效之 家在苧羅山下若耶溪傍 姑蘇鬪花浴於香水泉百草戴笑入

驪姬 獻公妾 違卜而立之 一薰一蕕十年尚有餘臭 讒譖獨牙 生子奚齊 與二五謀殺申生（於嬖幸大夫二人 梁五東關嬖五謂之二五）

夏姬 鄭穆公女陳徵舒母 十五歲時夢與天仙交合得吸精採陽之術 嫁夏叔叔死居株林 靈公微服出遊株林正是竊玉偷香

# 妖姬

直有意觀山玩水本無心楚之老王侯陳以夏姬嫁連尹襄老襄
老戰死申公巫臣取得 老而顏色如少艾
呂后名雉字娥姁 貧賤常棄 看雲弄季 視望 永巷四歲夫人
人兒衣赭衣令舂 闘耕田歌嘿然 封 友兒復婁為臨光侯
此一千三百六十二年而未有也中一泰之鹿先為呂氏之羹
光武告高廟曰呂后專王呂氏不宜祀食遷廟于園
李夫人漢武寵之 北方有佳人絕代而獨立一顧傾人城再顧
傾人國 病卧見窗前桃花笑而又傷心 帝命斬桃 病篤蒙
被不見帝 以兄弟爲托 懷夢草 龍形 甘泉宮是耶非耶立
而望之偏何姍姍其來遲 延涼殿夢夫人遺蘅蕪之香 復爲
遺芳夢室 李少公舸以暗海潛英石刻夫人形置紗幕而寵
善平生 帝大悅
尹夫人武帝時尹夫人與邢婕妤幷幸詔不得相見 尹自請願望
見邢 帝許之即令他夫人飾爲邢來前 尹望見之曰此非邢身
也 狀貌不足以當人主 於是帝使邢衣故衣獨身來前 尹見曰
此眞是也 乃俛泣自痛不如邢婕妤
趙飛燕長安人 成帝㦤焉 初生父母三日不舉 帝 微行過河

陽得之　有鼠傍樹　燕燕尾涎涎張公子時相見又曰燕飛
來啄皇孫皇孫死燕啄賢　謚　掌中舞　招靈閣有神女留玉
燕釵帝賜趙婕妤後宮人欲碎之化為白燕飛去　留仙裙
劉輔上言腐木不可以為柱論為鬼薪　那遂致良田　歸風
送遠曲桂樹花不實　淳方成唾曰此禍水滅火必矣后與綜
婕妤坐后誤唾婕妤袖婕妤曰姊唾染人紺袖正似石上花
故欲令尚方為之未必如此衣之華也詩亂點餘花唾碧衫
謂温柔鄉　避風臺　赤鳳來　翠縷結裾
合德　温柔鄉　浴荳蔻湯　付白英粉　浴沉香水　新興髻
備來粧　遠山黛　體自香
潘妃字玉兒春寶巷妾　步步生蓮花　坡詩玉兒終不負東昏
張麗華陳後主妾髮光可監　沈景陽井
吳絳仙隋煬帝妾　秀色可餐
武后[illegible]太原人　幼姆抱見袁天綱曰男也天綱見步與目驚曰
龍瞳鳳頸若為男當作天子　太宗宮人為尼高宗立為后
鬼婆　雙陸夢　織媚娘謠　呼吸風雷　魁暢為心剝狼成
[illegible]李淳風曰其人已在陛下宮中不過三十年當王天下

# 妖姬

及稱制定州門內鑄八稜銅柱頌曰大周萬國述德天樞　天人
授二年　游上林苑遣使宣詔曰明朝游上苑火急報春知花須
連夜發莫待曉風吹於是凌晨名花布苑而開群臣咸服
其異　時山聳出於新豐縣有人俞文俊曰此非[illegible]山也臣以為妖山
也　夢鸚鵡折兩翼仁傑曰武者陛下之姓兩翼二子也陛下
起二子則兩翼振矣　開告密門　撰羅織經　九月梨花　雌
雞變雄　有三足烏　則天樓迎仙樓
**韋**后中宗后　桑條謠　與武三思雙陸上點籌　於天街立居
甚堂頌德　桓彥範曰自古帝王未有與婦人共政而不亡者
**楊**貴妃玄宗納壽王妻　太真玉環玉奴　**金環**　**聽海棠**　解語花
門楣謠　風流陣　洗兒金　蜀州司戶玄琰女肌態豐艷
蓬萊宮前種合歡樹與妃子號曰此果如知人意時人謂曰紅[illegible]光
之溫泉池中祿山獻金鳧玉鴈貴妃浴之鳧鴈飛動　妃酒醒
病肺熱晨遊後苑吸花露潤肺　祿山戲引手爪傷妃胸處
帝見痕以金為訶子遮之　帝愛妃乳曰雞頭肉　襟前麗紅
雨而化馬字後死馬嵬　插花助嬌態　淚紅于血滴成紅氷
改葬而古香囊猶在　術士詩讖若逢山下鬼環子係羅衣

妓妾

# 妓妾

綠珠白州白縣人生雙角山下 石崇以明珠十斛買之 製昭君辭而歌之曰我是漢家子將嫁單于庭昔為匣中玉今作糞上英遭亂墮樓而死 落花猶似墮樓人

蘇小小杭州名妓善歌舞每乘油壁車 油壁乃車上板壁也

紅拂妓楊素婢李靖妾 綠蘿願托喬木乃與俱適太原

紅綃郭汾陽妓崔生之父居第三院

柳妓韓文公妾踰垣竄去 退之奉使壽陽驛有詩曰風光欲動別長安春半邊城特地寒不見園花并巷柳馬頭惟有月團圓其後詩云別後楊柳街頭樹擺亂春風只欲飛惟有小桃園裏在留花不發待郎歸

關盼盼居燕子樓十餘年唐尚書張建封妾 白香山贈詩黃金不惜買蛾眉揀得名花四五枝歌舞教成心力盡一朝身去不相隨盼盼泣曰自公薨後妾非不能死恐以我公重色有從死之妾是玷我公清範所以偷生遂不食死

薛濤字洪度蜀名妓 後辟為校書 微之贈詩萬里橋邊女校書枇杷花下閉門居洛陽才子知多少管領春風揔不如初

妓妾

元稹使蜀與薛相好後登翰林寄詩曰錦江滑膩峨眉秀幻出文君與薛濤言語巧偷鸚鵡舌文章分得鳳凰毛紛紛詞客皆停筆箇箇公侯欲夢刀別後相思隔烟水菖蒲花發五雲高

八九歲知聲律其父一日坐亭中指井梧吟曰庭除一古桐聳幹九霄中濤應聲曰枝迎南北鳥葉送往來風父憮然久之三

張靜婉　絳桃　朝雲　柳枝

李端端　崔涯張祜以詩嘲曰鼻似烟窓耳似鐺端端惶乞他詩賓客復至或曰李家娘子纔出墨池便登雪嶺

蒨桃寇萊公妾　寇公鎮北門時有善歌者一歌贈束綾蒨桃呈詩曰清歌一曲一束綾美人猶自意嫌輕不知織女寒窓下幾度拋梭織得成公和曰將相功名終若何不堪急景似奔梭人間萬事何須問且把樽前聽艷歌

愛卿韓魏公鎮陝西李師中過之使藏官妓賈愛卿詩曰願得貔貅十萬兵犬戎巢穴一時平歸來不用封侯印只向君王覓愛卿

義倡長沙人秦少游妾　凡上置秦學士詞　嘗夢學士曰吾宗史死矣衰絰以赴　李玟山爲作義倡傳

列女



列女 弄玉秦穆公女也適有獻玉因名弄玉姿容絕世善吹簫公
鍾愛築樓臺以居欲求壻弄玉誓曰若得善笙者唱曰和方是我夫弄玉夢
美丈夫自天下我華山主上帝命我與爾結婚抽腰間玉簫
吹之前執弄玉手驚覺公使孟明求其人果逢異人姓蕭名史
迎至妻之問笙簫之作曰笙者生也女媧所作義吹發生之音
簫也伏羲所作義取肅清史教弄玉吹簫為來鳳之曲夫婦月夜
吹簫有紫鳳飛來史曰吾上界仙人乘龍而去玉騎鳳隨去
孟姜杞梁妻梁戰死來迎夫屍齊公欲吊姜曰猶有先人敝廬此
非所敢辭公慚吊於其家姜善哭齊城崩
蔡琰邕女 文姬 初為衛仲道妻遭亂為胡所獲沒左賢王
十二年生二子自傷失節不忘二子作悲憤詩胡笳十八拍獨
錄楚辭後猶能知其可恥與楊雄反騷之意又有間矣 六歲
中郎夜鼓琴絃絕琰曰第二絃中郎又故斷一絃以問文姬曰
第四絃 亡父賜書四千許卷流離塗盡罔有存者今所誦憶
裁四百餘篇 曹操善邕無後以金玉重賂贖還後嫁董祀
孟光梁鴻妻 舉案齊眉力能舉石臼 鴻字之曰德耀
許允妻阮氏阮共女奇醜交禮竟允無復入桓範勸入允即見欲出

婦料其不復入捉裾停之允因謂婦有四德卿有幾婦曰新婦所乏唯容耳然士有百行君有幾允曰皆備婦曰百行以德為首君好色不好德允慙遂相敬重　允為吏部多用鄉里明帝遣虎賁收之其婦出誡允曰明主可以理奪難以情求既至帝覈問之對曰舉吾所知而臣之鄉里人臣所知也乃釋之初被收舉家呼哭婦自若作粟粥待須臾還　允為晉景王所誅門人走告阮氏阮氏在機中神色自若曰早知爾耳門人欲藏其兒婦曰無豫諸兒事　魏明時

郗璿王右軍妻　夫人謂二弟曰王家見二謝傾筐倒庋謂安萬見汝輩來平平爾汝可無煩復往　王尚書惠看右軍夫人問眼耳未覺惡不荅曰髮白齒落屬乎形骸眼耳關于神明那可便人隔也

謝安妻劉氏　安布衣時有戲言　性妬忌安好聲樂不廢欲立妓妾使兄子外生等微達與旨因稱關雎螽斯有不忌之德劉知其諷己乃問誰撰此詩云是周公劉曰周公是男子耳若使周姥撰當無此言　夫人幃諸婢作妓樂太傅暫見便下幃曰恐傷盛德

謝道韞謝朗之妹王凝之妻。濟尼曰謝夫人神情散朗有林下之風 初適凝之甚不樂叔父安曰王郎逸少之子不惡汝何恨乎安問毛詩何句最佳曰吉甫作誦穆如清風 施青綾步障爲小郎解圍

樂昌公主後主之妹徐德言妻陳之衰也徐謂妻曰國亡汝必入權豪家破鏡分半約正月望日賣於城都市中及陳亡公主爲楊素妻徐至京都有蒼頭賣半鏡於是徐引去至其居具言其故而合鏡仍題詩曰鏡與人俱去鏡歸人不歸無復嫦娥影空餘明月輝公主見之泣素知之還陳氏陳氏爲詩曰今日何遷次新官對舊官笑啼俱不敢方知作人難

唐元載妻王氏韞秀 元相得罪王氏必有識量節槩屬聞掖庭代宗欲令入宮備彤管箴規之任王歎曰王家十三娘二十年太原節度使女十六年宰相妻誰能書得長信昭陽之事得罪亦幸矣堅不從命

杜秋娘唐李錡妻 自製一歌詞曰勸君莫惜金縷衣勸君須惜少年時花開堪折直須折莫待無花空折枝後人以爲歌調冠按以金縷衣曲送之

列女

相國

明祈王妻楊氏夫死守節玉好經魚每忌日必設時河沽無魚悲思
痛不已忽漁父持經至以一金易之祭畢得原金於魚腹中人
大異之
相國　黃扉　黃閣　台扉　台閣　紗龍　火城　鰲扉
調梅　調羹　霖雨　舟楫　三台　調玉鉉　調玉衡
視鼎之任　三公　鼎鼐　鼎鼐者　巽鑰　光祿　汝是
風后　風汝叶夢昔黃帝夢大風吹天下塵垢皆去帝曰風為號令垢去土后在豈有姓風名后者聊受金法
宋均曰金法言決理是非也
益　汝作朕虞　讓朱虎熊羆遵啓於箕山　掌山澤
稷　棄生如捷置隘巷中牛羊腓字之置之寒冰鳥覆翼之
后稷　啼矣厥聲載路克岐克嶷　即有邰家室　周公作生民
詩配稷于天　蘇氏曰俱隣之生異於犬羊鮫龍之生異於魚
靈國有然者神人之生異於人
皐陶　逹堅　士師　書有謨　烏喙　其状色如削瓜　邁種
德哉曰然蘇
契　天命玄鳥毋簡狄祈于高禖吞鳦卵而生　汝作司徒敬敷
五教在寬

夔 典樂 教胄子直而溫寬而栗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神人以和

傅說 身如植鰭 版築傅巖 高宗夢帝賚良弼 書有說命 草野一匹夫 乘東維騎箕尾 調梅 先見容貌最是神

伊尹名摯耕于莘野湯三聘而起 五就桀 天民先覺 聖之任者 行廢兩截人 放太甲 冕服奉嗣王歸亳 阿衡 保衡 作咸有一德 係馬千駟不視 一夫不被澤則恥若納溝 九敎之後生於空桑居伊水上若將老 皤然毀 善用權 或云負鼎俎割烹要湯

太公望姓姜封呂名尚字子牙 朝歌屠叟 天下之大老 釣六合 直鉤釣璜妻棄而去 虎變 師尚父 窮八十達八十 廣張三千六百釣風期暗與文王親 文王夢天帝立於令狐津謂曰賜汝望文王再拜稽首太公於後亦稽首文王夢之夜太公亦夢文王見太公訊之曰爾名望乎答曰唯 磻溪石有投竿跪餌兩膝處坡詩云塵雖有跡大釣本無鉤 文王獵渭時渭人望之有一抹祥雲橫於西垣 至商郊大雪三四尺門外有五丈人請見太公召見皆言其所主神人大驚 五帝

# 相國

四海神及雪神也　太公憂夏商之世將金三品或黃或白或
錢或刀或龜貝乃立九府圜法　初宿留國嘗食祿津文真安府
東阿縣有壽賓湯基臺皆太公舊居地云　作丹書

周公旦元聖　冢宰　制禮作樂　衮衣繡裳　南面負扆代王
當國公之狀身如斷菑　三握三吐　思兼三皇　赤舄几几
撻伯禽　賦鴟鴞　負成王朝諸侯　作東山詩勞歸士
進無逸篇　金縢祝代某　自陝以東主之　取易八十四爻
繫之以辭以示文考之志　周公留輔成王召公不悅周公作
書告之以明本意未忘王室雖老猶在京師　顧理東洛　薨
客之堅言仁誅管蔡　廟前有潤德泉治則流亂則渴

召公奭　太保　自陝以西主之　先相宅洛　作公劉詩以戒
成王　作泂酌詩以戒之卷阿詩以訓之洛邑既成周公將歸
作召誥留之召公告老而去周公作君奭篇以留之　南國詠
甘棠思之　聽斷隴畝之間　廬於棠樹之下

尹吉甫宣王臣　薄伐玁狁至于太原　文武吉甫萬邦為憲
侯誰在矣張仲孝友作崧高詩送申伯　娶後妻生子伯封長
子伯奇被後母譖放逐於野作履霜操在撫琴堂鼓之以言宣

王出遊吉甫從王聞之曰此孝子之辭也吉甫乃求伯奇於野
射殺後妻　食口數千歲饑作粥啜聲聞數里　吉甫作頌聲
如清風
仲山甫宣王命與侯仲山甫築城于齊而吉甫作烝民詩送之　袞
職有闕山甫補之　繩愆糾謬格其非　諫料民
子文楚成王臣　父伯比淫通其表兄妹生子棄于夢澤中虎
來乳遂養之楚人鄉談呼乳曰穀呼虎曰於菟取名曰闘穀於
菟及長有安民治國經天緯地之畧王尊用字曰子文不名
三為令尹無喜色三已無慍　減其家祿以緩楚患治兵於睽
終朝而畢不戮一人　子文之族有干國法廷理以子文之族
釋之子文責廷理而殺其族　得臣伐陳而還子文以其職令
尹代之　將死泣曰若敖氏之鬼不其餒　莊王不忘舊功使
其孫克黄復其職
管仲名夷吾齊桓置怨而用之　仲父　敬仲　三歸返坫縣帷
三釁器小哉微管仲吾其左衽　知禮乎不知禮　桓公集伯
民騈邑與之伯氏不怨　功烈如彼卑　箴遇之獲禽　述為子
織蒲　管仲何以死　東郭謠夕有[illegible]諷斥三豎　失

相國

道命放老馬 掘蟻穴得水 治於貞侯 相貌魁梧特通墳
典有經天緯地濟世匡時才謂鮑叔曰幺禰薦舉從紲入齊射
小白中帶鉤及桓公立檻車載來鮑叔薦為相將拜薦五傑公
問政曰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又曰欲征諸侯莫如尊周室葵邱
之會勸公下拜受周胙又勸公遣使朝周請奉天子命大會諸
侯為衣裳之會築壇先陳天子扆位旁設反坫玉帛公為盟主先
於天子位前行禮使仲孫湫跪讀約簡曰某年月齊侯小白及諸
侯以天子命會于杏共獎王室又召陵執牛耳與楚之盟受宴靖
解迎召開歌欲往之意
孫叔 敖姓蒍之孫賈之子蒍敖也字孫叔奉母居鄙澤力耕自給出田
見兩頭蛇曰吾聞兩頭蛇見者必死若留此蛇害人命多矣殺
蛇毋聞曰汝必不死且將獲福莊王拜為令尹立軍法有前茅
慮無中權後勁 備蔽謀茅出在中前權觀後變勁有備變為殿後也中守 分兵為二廣
每廣十五乘左右廣相代巡回 秉馬三年不知牝牡 食芹
愈疾 城沂使封人慮事事三旬而成不過素所慮之期言無
使民也 一國來賀獨一老來弔曰身已貴驕人者民去之位
已高擅權者君去之祿立文人ヨ人有三怨爵高人妬官大主

惡祿厚怨及子孫公曰爵益高吾志益下官大心小祿厚施博
病死囑其子孫安曰汝庸才不可濫厠冠裳宜請寢丘居之
固辭祿優孟見孫安負薪而歸問曰何自勞苦曰父爲相數年
一錢不入私門吾安不負薪乎優孟乃製孫叔敖衣冠習其生
時言動侍宴入見王王驚曰叔敖無恙乎欲置相位孟請與妻歌
辭曰貪吏不可爲而可爲廉吏可爲而不可爲貪吏不可爲者
汚且卑而可爲者子孫乘堅而策肥廉吏可爲者高且潔而不
可爲者子孫衣單而食缺君不見楚令尹孫叔敖生前私殖無
分毫一朝家沒身委棄子孫丐乞棲遑潛勸君勿學孫叔敖君
王不念前功勞王一不覺見淚下即召孫安將封萬家邑安固辭曰
君王倘念先君尺寸之勞願封寢丘是矣王從之後人以寢丘
非善地無人爭奪遂爲世守之物此叔敖先見之明也

犯

偃字子犯　初從重耳出奔在齊議於桑陰處適因齊女妾之
謀醉載公子出門遊列國其父突寄書曰臣無二君見重耳得
泰卦曰小往大來上吉之兆也及逐渡河之際壺叔拾撿篋籩豆
弊席破帷運入于船皆如重寶貝重耳笑曰殘弊之物何用偃私
嘆曰公子未及富貴先忘貧賤他日我輩者做殘弊器物一般

相國

乃辭曰臣奔走數年心力俱耗如殘破籩豆不可再陳敝帷
席不可再設願留秦邦為公子外臣重耳曰舅氏責我甚當投
璧於河曰願與舅氏同有如白水河伯為證即命龜孟一一投回
璧秦之所贈　曰師直為壯曲為老
趙衰字子餘成季　壺飧從經餒而不食使為原大夫以壺飧　冬日之日
可愛　詆戩士迎駕
百里奚虞國人字井伯妻杜氏生一子奚家貧不遇欲出遊杜氏
曰妾聞男子志在四方安能區區守妻子坐困乎家只有一伏
雞杜氏宰之以饋行乏薪乃取扊扅炊之舂黃虀者脫粟飯
奚飽餐臨別妻抱其子泣曰富貴勿相忘遊於齊時年四十餘
人蹇叔奇其狀貌與談時事結為兄弟奚為村中養牛以佐饔
飧叔與宮之奇善宮之奇薦于虞君為中大夫叔曰虞君不可為
也他日若見訪當於宋之鳴鹿村及虞亡晉使媵於秦奚逃入
楚之宛城餵牛得食楚王召問飼牛有道乎曰時其食恤其力心
與牛為一秦穆公見晉媵有百里之名無其人怪之問公孫支
曰奚何等人也曰智也忠也公曰安得而用之支曰若以重幣求
之楚必用之不若逃媵為罪而賤贖之公乃以五羖之皮進楚曰

楚六邑賤臣百里奚者逃在上國寡人欲得而罪之請以五羊皮贖歸之秦穆公語其年老時七十奚曰使我逐飛鳥搏猛獸臣已老使坐而策國事尚少也公問策對曰夫雍岐之地文武所以興周以畀秦天所以開國也介在戎狄之間則兵強不與會盟則力聚全有西陸扼山川之險以臨中國俟隙而進則覇業在君宜守中而伯業成矣穆公不覺起立孤有井伯猶齊得管仲也任為上卿奚進蹇叔叔曰伯天下者有三戒毋貪毋忿毋急貪則多失忿則多難急則多蹶　奚妻杜氏攜其子轉入秦以漂衣為活其子名視字孟明與鄉人打獵用藝杜氏欲見奚不得謁府中入頓升堂奏琴歌扊扅三闋奚愕然召入大慟是日夫妻父子再得完穆公拜孟明視為大夫與西乞術白乙丙并為三帥　已人戎言犬戎來服暑不張蓋勞不坐乘

士會　隨會　士季　隨武子　范武子　及霸　平王室定王亭之嚴蒸隰拙虵　升令狐之戰從先蔑奔秦在秦三年不見士伯氏　鳥既與之同罪非義之也　河曲之戰在秦晝筮荀林父曰會奔秦非其罪也請召之盾遣魏壽餘履足以歸　壽餘佯降秦陳取魏之策康公命士會同往取魏秦大夫繞朝贈以

相國

皮鞭曰子莫欺恭極智士也中士上不庸吾討子持與鞭而速
回逢則有渦出會獲河晉軍撤而去齊景公送會妻子吾不負黃
河之誓言昭有之誓辭家 講求典禮以修晉國之法
乎吾聞之喜怒裏截者鮮矣易者寡多余將老使郤子逞其
志庶有易乎 晉師勝戰而歸命見子文子後入武子曰無為
吾望爾也乎對曰師有功國人喜以逆之先入必屬耳目焉是
代師受名也故不敢武子曰吾知免矣 事文襄靈成景公
晏嬰字平仲身不滿五尺 緇布衣麋鹿裘 妾不衣帛 幾
軫車 一狐裘三十年豚肩不揜豆 牛山獨笑 齊國之士
待而舉火者七十餘家 二桃殺三士 以其君賜 晏子與人
交必敬使楚之不入狗門 鹿裘以朝公曰夫子之家若此其貧乎
矣衣之惡 公欲更其宅曰子之宅近市湫隘不小人近市得所
求小人之利也 薦御者為大夫 父桓子卒麤衰斬苴絰
帶杖菅屨食粥居倚廬寢苫枕草 乘敝車駑馬公遣
之輅車乘馬不受曰侈也 辭更宅 晏子朝賜熱食
對曰非君厨之養臣也請進服裘待田澤之 臣也 乃辭服
制一續

子產 並 國僑東里惠人 博物君子 辭主不就 丘賦招謗

刑書鑄鼎 田有封洫廬井有伍都鄙有章上下有服 相

鄭如晉毀垣納車馬 輿人誦曰我有子弟子產誨之我有田

疇子產殖之 為政 桃李垂於野 桑以適野 不毀鄉校

毀鄉說 誦子皮 游吉問政 曰政以農功如農之有畔其過鮮矣

以乘輿濟人於溱洧 子曰有君子之道四 又曰猶衆人母能

飼不能教 與延陵季子友紵縞相贈 鄭民愛之挽李亦哀

夢登空中雲梯前有六石昇騰果為第一 饋魚於池 及

卒孔子出涕曰古之遺愛 曲辰 夫哭于野

荀息 進伐虢之計 璧馬假道於虞 獻公使傅奚齊 里克殺奚齊息

欲死人曰不如立卓子 息立卓子 里克又殺卓子 自息乃死

趙盾宣子 宣孟 一夏日可畏 晉襄公薨 聽穆嬴言猶在耳

之語立夷皋 見辨靈用法 謂他日執晉政者必盾 田於首

山見翳桑餓人與饋及脯 靈公濫虐 盾數諫不止 屠岸賈

譖盾使客鉏麑往刺之 至相府見朝服盛紳正笏端坐待朝 大

驚嘆曰賊殺忠臣何以立於天地間哉 以頭觸槐而自死 右

提彌明 搏殺獒 獒 翳桑餓人靈輒救盾負出 未出境而顧

# 相國

穿殺靈公太史董狐書曰秋七月乙丑趙盾弑其君夷臯于桃
園
甯戚衛人也單衣破笠牧牛於陽山下見管仲出軍伐宋叩角而
歌曰浩浩乎白水儵儵之魚仲不知所謂問其妾婧知有賢才
及桓公大軍至又扣牛角而歌曰滄浪之水白石爛生不逢堯
與舜禪長夜漫漫何時旦公召問其言即舉大索衣冠於燈燭
之下拜爲大夫進言曰以戰勝不如德勝請捍三寸舌說宋行
成至宋問公長揖公不荅戚曰周公在周盛時猶吐哺握髮公
處摩雄角力之秋繼兩世殺逆之後自矜大不危何待天子
失權諸侯星散君臣無等篡弑日聞齊侯不忍天下之亂秉承
王命以主夏盟今若與齊會盟宋國安如泰山宋公乃遣使請
成
虞卿遊說之士躡蹻擔簦趙孝成王一見賜黃金百鎰白璧一雙再
見拜上卿三見卒受相印　解印間行　初王割六縣欲媾秦虞
卿曰王請無媾秦索六城於王而王以六城賂齊齊則是王失之於
於齊而取償於秦也以此發聲從見秦之重賂至趙而反媾於
王矣卿如齊未反而秦使者已在趙矣　著書八篇世号虞氏

春秋

魏成　達視其所舉食祿千鍾十九在外萬卜子夏段干木田子方

公叔座為將與韓趙戰勝魏王賞田百萬座逡巡辭曰使士卒不

崩潰湯岌吳起之餘教也察險阻不迷巳巴寧爨襄之力也目見敵之

可也鼓不敢怠者臣也臣何功焉王曰善索吳起之後賜田巴寧爨

襄各賜田　臨死請用衛鞅如不用殺之毋令出境也

商鞅衛公孫鞅初入魏事公叔座座病惠王問曰君若不起寡人託

國於何人對曰衛鞅奇才也勝座十倍如不用當殺之座召鞅謂

曰吾向者先君而後臣子必速行無及禍也鞅曰既不能用相國

之言而用臣又安能用相國之言而殺臣乎竟不去聞秦孝公下

令因景監求見公陳以帝義農堯舜之道語未及終公已聽去矣

五日後復言霸湯文武之道又入五日及伯道公始欲聞鞅曰夫

富強之術不得其人不行得其人而任之不專不行任之專而

惑人之言二三其意必不行又議遷都變法之令太子馴不

願遷都且言變法之非鞅怒刑其師民乃遂令　帝秦亡秦

也因商鞅餘弊也

藺相如初為趙王內侍繆賢之客繆賢得和氏璧秦趙王欲取之

相國

賈不獻王因其出獵突入賢家得寶責賢賢恐得罪欲逃相如諫止勸令負斧鑕請罪王赦之及秦以十五城欲易之繆賢薦藺相如相如完璧而歸及會澠池鼓瑟必擊缶已畢相如請召御史書曰某月某日秦王爲趙王擊缶秦諸臣當遂立請於趙王曰割十五城爲秦王壽相如亦請於秦王曰禮相往來趙進十五城於秦秦不可不報亦願以秦之咸陽爲趙王壽 完國家而後私仇 邑山曰畏暴虎憑河

范雎折脅拉齒 簀尸張祿 下車走 因鄭安平冒見王稽入秦 敝衣見須賈佯入求巷 自致其門云 應侯 叔大罪人欲事王不自通爲須賈舍人須賈使齊從行襄王問賈曰燕人滅齊魏宗與焉是反覆無常今修好何以爲信賈不能對雎從旁答曰大王言差矣夫寡君與齊同伐宋本約三分宋國上國背約盡收其地反加侵虐是齊之失信於敝邑也諸侯畏齊之驕暴無厭於是睢就燕人濟西之戰五國同仇豈獨弊邑然不爲已甚不敢從燕于臨淄是弊邑之有禮於齊也今大王英武蓋世寡君以爲桓威之烈必當再振遣下臣賈來修舊好大王但知責人不知自反恐湣王之續耳 王瞿然起

謝曰賜牛酒固辭不受 謂秦王曰[illegible]之卧者卧行者行止者止毋相與鬬擾之 一[illegible]起相牙者何則有爭意也

請秉肯弭耳無摸背 [illegible]以少年[illegible]說秦王又以[illegible]

豢圉稀事喻之 復[illegible]

蔡澤 雕顏 蹙頞巨肩膝攣 [illegible]四十三年足矣

往入秦 宣言怒應侯 持梁刺齒肥 綱成君

李斯楚上蔡人從荀卿學學已成入秦說王曰以秦之強大王之

賢如竈上掃除足以滅諸侯 [illegible]拜為上卿 初知廁見鼠嘆曰

鼠 逐中上書 時博士七十餘人僕射周青臣頌曰陛下神聖

平定海內以諸侯為郡縣無戰爭之患上古所不及博士淳于

越進曰殷周封子弟為枝輔今陛下有海內子弟為匹夫卒有

田常六卿之臣無輔弼何以相救斯乃謬其說上書燒詩書嚴

挾書之律 咸陽市數萬夫

蕭何[illegible] 沛人以文無害[illegible]為吏掾 可人 刀筆吏

先取圖籍 發縱指示 [illegible]上[illegible] 食邑獨多 轉漕調兵

上赴 衆時共送錢三而何獨以五[illegible] 送子弟諸軍上部封

千戶以償咸陽[illegible]時送我獨[illegible]也 上聞何計 謀信[illegible]

相國

其封令卒五百人一都尉置衛相國卽平獨弔以為上有疑君
之心而置衛願勿受悉以家財佐軍何從之 上聲子有數使使
問相國何為客說何曰上數問者畏君傾動關中願君多買
田宅以賤價自汙何從之 山虞澤麓所居作不祥道今有
三不祥國有賢人不知一不祥知而不用二不祥用而不任重
三不祥瑞人列鄰侯 文終侯 操縱韓信
張良韓人母感弧星而生 婦貌 五世相韓弟死不葬 東不見
滄海君 椎秦博浪誤中副車 從容步圯上 圯下拾履 孺
子可教 朝視兵書 借士 錦上添花 運籌帷幄 躡足
附耳 儒者氣象 然其藏用 燒絕棧道 齊梁不反書遺項
王 小兒歌於道曰著青裙入天門揖金母拜木公玉皇時人
皆不知惟子房知之乃往拜之曰此乃東王公玉童禪註遊房
門獻璧 初鄭生以伊呂之才而薦之 項羽鬭聲沛公貴望
天氣謂曰今夜必有刺客之禍宜準備又曰殺氣太重內有慶
雲守營保護似必有來報項伯與夏侯嬰女來見此處無乏逃
良服道士衣冠以私張粟銅鋏冶教賊中聰敏兒使歌曰萬壁
謠鈴但聞其聲不見其人富貴不歸故鄉如衣錦夜行楚聞之

召見問之答曰天上老人[illegible]曰此兆見長儀之人嚴
造謠言　嘗留項伯家至花園書曰偶見一書上心知其有大將
才未知何人問伯曰何人之作也伯曰淮陰人韓信也其書遺良認
是韓門作歌之人也　初始皇東遊良偶見鄉老而議諸始皇
皆走獨一壯士出見公言始皇無道欲為天下除害邪知用其義
當盡力良問姓名答曰姓黎居海邊故謂我滄海君良言以報
仇至博浪砂副車為湘林君所捉不言主事人而死　因言君
見信言盡賣劍之意信問價幾何良曰先觀其人次論其價合得
其人無價吾得天子劍已與劉季浮陽中相劍與蕭何其曰賣劍
韓將留　留謝羽羽欲斬良叫曰其乃借士豈有為沛公歸許
之理乎且以公之威武說者而聽殺沛公則萬代之笑且殺得何益
置王而獻之明公即位則名正言順羽許諾良歸取王置沛公
許良曰在德不在寶始與而後晶大事也　羽欲償將士無產
支給問良曰秦家貨寶盡在驪山之塚命掘之　送沛公至褒
中告別曰東歸有三件事一者說霸王還都彭城二者說諸侯
叛楚歸漢三者得大元帥王曰有憑信乎良曰有兩書一紙
內有臣手字陛下當用之　滎陽城掛呂父面少時過選其人

# 相國

簫乃黃帝所作而大舜音韶也古時秦女美玉仙人蕭史善之一吹則鳳凰來儀孔雀白鶴舞門感發人思鄉之心正此時也近一更上雞鳴山偶闘秋風颯〻木落什声三五為声順風吹下數声簫韻一曲悲一曲哀一声高一声下一声長一声短鉄石之肝腸亦為摧折英雄之心雄蕭壯士之氣消磨楚兵皆散過谿城之東忽見黃石一片乃悟曰此圯上老人曾說他日相見今果驗矣乃立祠而祀　辟穀道引　抵亭談商山所受素訣即三略以此遊諸侯言如以石投水無不即入矣論文成侯子不起孫辟彊辟疆勸使受封而富貴良極言免禍之道

曹參沛人轉轄帝高祖為沛公參以中涓從　後封建成侯又拜假丞相又為平陽侯又為齊相召膠西人蓋公蓋公善黃老術言治道貴淸淨參避正堂舍蓋公　得老氏之度[illegible]　及何薨告舍人曰趣治行吾且入相使者果召參屬其後相曰以齊獄為寄愼勿擾也　為相日夜飲酒客欲有言者輒飲以醇酒莫得開說　相舍後近吏舍吏舍飲歌呼參取酒張坐大歌呼與相和　坡詩莫笑歌呼數相和曾將獄市付金齊　見人細

過掩匿覆蓋之　子甯為中大夫惠帝訝甯曰汝歸私問乃父
曰高帝新棄群臣帝富於春秋君為相国日飲無所請事何以
憂天下無言吾告汝也甯歸諫參〻怒笞二百曰天下事非乃
所知至朝帝讓參曰與甯胡治乎我使諫君也參免冠謝　謚懿
侯子甯嗣後
王陵沛人始為縣豪　少戇　少文　任俠　母伏劍送使　面
折太后退朝讓平勃　高祖微時兄事陵高祖起沛聚黨數千
人不肯從　以善雍齒〻高帝之仇陵本無從漢之意故封陵
為安国侯　自請擬取周君周利兄弟　羽使劉信等太公家
眷一百二十口豊西山路陵奪之　呂侯專制陵乃杜門　人
臣之義當以王陵為正
陳平諱禧憙　陽武人家貧好讀書治黃老術與兄伯居伯常耕田
縱平使遊學其貌痩平之不親家事曰叔亦食糠覈耳有叔
如此不若無有伯逐其婦　邑有大喪侍喪以先往後罷為助
負郭陋巷以席為門〻外多長者車轍　富人張負以女妻
之戒女曰豈有美如陳平而長貧賤者哉無以貧故事人不謹
里社分肉使平宰天下亦如此肉　解衣刺船　美如冠玉

相國

收諸將金 躡足附耳 出女子解滎陽圍 捐金間楚 進西一草

具 僞遊雲夢 作傀儡人 畫美人解白登圍 凡六出奇計 薦魏

無知 燕居深思 戶牖侯 世 遂侯

周勃 諡武 沛人以織曲薄為生吹簫給喪事 以蠶薄 高祖起以中

涓從 為人木彊敦厚高帝以為可屬大事 重厚少文 初

為襄賁令又為武威侯又為絳侯 入軍門呼左袒 不知錢

穀出入及在獄以千金與獄吏獄吏乃書牘背示之曰以公主

為證 勃子勝之尚帝女 太后以冒絮提文帝曰勃綰皇帝璽將兵北軍

不以此時反今居一小縣反邪勃出曰吾嘗將百萬兵安知獄吏

之貴也 弟亞夫為侯

張蒼 諡文 陽武人好書律曆 沛公過陽武蒼以客從攻南陽

當斬解衣伏質身長大肥白如瓠王陵異之言沛公赦之 蒼

德王陵及貴事陵陵死後蒼為丞相洗沐常先朝陵夫人上食

然後敢歸 定章程 蒼老無齒食乳女子為乳母 妻妾數

百嘗孕者不復幸 著書言陰陽事享年百餘 秦時為柱下

史 諡文侯

石慶 諡文 趙人奮之子奮及四子皆二千石景帝號奮為萬石君

慶爲內史建白首奮尚無恙慶醉歸入外門不下車奮聞之
不食慶謝罪舉宗肉袒奮責讓之甚　爲太僕御上問車中
幾馬慶以策數馬畢舉手曰六馬　詔曰萬石君先帝尊之子
孫至孝其以慶爲丞相　朝服謁萬石君子孫舜燕必冠申々
如也奴僕欣亡如也　皇太后曰萬石君家不言躬行醇謹
後有過反室竄矣復起視事　謚恬侯
申屠嘉文事騶聽梁入以材官蹶張附躡強弩多才能張也從高祖有戰功
坐府責鄧通　聞晁錯穿宗廟垣出門奏請誅錯上曰錯所
穿乃廟垣外壖也且我使爲之嘉悔不先斬　謚節侯
衛綰轅較景大陵人以戲爲郎中揗動轅棑　忠實無他　景帝爲
太子時召上左右飲綰稱病不行　文帝謂景帝曰綰長者善
遇之　郎官有譴常蒙其罪有功常讓他將以軍功封建陵侯
後爲丞相　謚哀侯
田千秋轉武初爲高廟令　一言悟主夢白頭公翁教臣子弄父兵
嘗答　所休息養民之意　富民侯
霍光歸戚昭字子孟去病異母弟　白晳疎眉　不學無識　屹
然如山岳　賜負成王圖忠厚可任大事　北畫室　殿中有

# 相國

怙羣臣夜驚光召符璽郎欲取璽郎按劍曰臣頭可得璽不可得　愛監奴馮子都百官以下但事子都　進止有常處不失尺寸　廢昌邑立宣帝　若芒刺在背　光薨上及皇后親臨喪載尸轀輬車黃屋左纛蘇送葬　博陸侯　謚宣成侯

韋賢宣帝字長孺魯國鄒人志篤於學號稱鄒魯大儒　丞相致仕自賢始　封扶陽侯謚節侯　子玄成字少翁以明經紀相當入諺曰遺子黃金不如教子一經　陽狂讓爵於兄　與蕭望之論五經於石渠　戒子孫守正持重謚共侯

魏相宣帝字弱翁定陶人與丙吉善吉與書曰方且大用願慎事自重藏器于身　禁奸邪豪強因平恩許伯上書曰春秋譏世卿請損奪霍氏權　上書諫伐匈奴　好觀漢故事白四方異聞　高平侯謚憲

丙吉宣帝字少卿魯國人　擇謹厚女養食皇曾孫　拒不納使曰皇曾孫在此　曾孫病治醫藥以財給衣食　宣帝立口不道前恩　問牛喘　馭吏醉嘔車上吉曰此不過污丞相車茵終不罪

張敞元帝字子高河東平陽人　上言忠孝之道進家則書謚誠於

親退官則竭力於君所從往理盜賊推控暴虐　治京兆得偷盜
首長居皆溫厚而因貰其罪令致諸盜以自贖命偷首為吏
遣休歸置酒小偷來賀使飲醉偷長以赭汙其衣吏坐閭汙
赭者輒收之由是枹鼓稀鳴市無偷盜　為婦畫眉長安傳
張京兆眉憮[illegible]上問對曰閨房之內夫婦之事有過
於畫眉者也　殺徐如斧
黃霸[illegible]字次公淮陽人初為潁川守上賜車蓋特高一丈以
章有德　嘗有司察遣吏出屬令周密吏食於道傍烏攫其肉
適有人來言其故矣後吏還霸勞曰甚苦食於道為烏攫其肉吏
驚以霸具知其起居不敢有隱　不逐許丞　[illegible]神雀來集
陽嚴　華陰人素謹畏事畏上官結謀一夕告[illegible]逕年以誅
于定國傳[illegible]字曼倩東海郯人父于公為縣獄吏決平郡中立
生祠　申孝婦冤　高大門閭令容駟馬　定國迎師學春秋
好飲酒至數石不亂為廷尉罪疑從輕加審慎天下無冤民為相
封西平侯謚安侯
張禹傳[illegible]字子文河內人　授太子論語　安昌侯愛女甚於
男

相國

薛宣傳（宣 元帝）字贛君東海人　為左馮翊時高陵令楊湛貪猾宣為書條其姦贓封與曰吝以手書相曉　櫟陽謝宣自以大儒為名宣移書顯責之曰吏民言令治行煩苛多為非法聽任富吏賈貢堅證驗明白欲遣吏考按恐負舉者恥辱儒者使掾平鐫令（手使自鐫知職）身兼數器諮（永）為丞相封高陽侯

孔光傳（霸 成帝 言）字子夏孔子十四世孫　為光祿勳守法度修古事上有所問據經以對時有所言輒削草藁有所薦舉惟恐人知沐日歸休與兄弟妻子燕語不及朝省事　或問溫室省中樹木何也光不荅其不泄如此　上問災異對曰陛下動新自約防譖說納介臣退貪殘進賢良平刑薄賦為應變之務　稱疾不與王莽并列太后賜靈壽杖然後歸老於家論簡烈侯

朱博傳（元帝 成帝）字子元杜陵人　用智免陳咸罪　為馮翊以武謫網絡張設　長陵尚方禁少時盜入妻見斫瘡著其頰府功曹受賂白除禁罪博聞知召禁見其面果有瘢辟左右得其情京因親任之又召功曹閉閤責以禁等事與筆自疏其姦藏無隱因遣出就職二人不敢發跌　翰音實愧于懷　守瑯琊待視事掾吏稱病博奮髯抵几曰齊兒欲以此為俗耶悉罷斥之官屬

多哀衣大祀不中節度自今掾吏衣皆令去地三寸市數年大改其俗波詩奮影舞百吏走坐變齊俗綏　為相封陽鄉侯

鄧禹嚩輔光武　字仲華新野人　十二能誦詩書　杖策追謁　願垂名竹帛　藝大　沉深有大度　拜大司徒封酇侯時年二十四　篤行淳備事母至孝天下已定常欲遠名勢　有子十三人使各守一藝修正閨門教養子孫皆可以為後世法　謚元侯孫騭字昭伯有弟四人京悝弘閶

袁安嚩補胡年　字邵公汝南人　為河南尹政号嚴明常曰凡學仕者高則望宰相下則希牧守錮人於聖世尹不忍為也未嘗以贓罪鞫人　者感激　時竇憲竇篤弟景日益橫賦斂賂遺甚袁安與任隗舉奏悉免之　天子幼少外戚專權與公卿言國事未嘗不嗚咽流涕自天子大臣皆恃賴之　卧雪

宋弘嚩光　字仲子長安人　薦桓譚拜議郎帝每讌譚鼓琴好其聲繁弘悔於薦舉伺譚內出正朝服坐府上召譚不與席而讓之曰吾所薦者欲令輔國家以道德也今數進鄭聲以亂雅頌非忠正者也能自改耶將令相舉以法乎後譚見弘失其常度上怪問弘免冠謝曰臣薦譚者望能以忠正導主而令朝廷耽悅

相國

鄭聲臣之罪也　嘗讌見見御屛畫列女曰未見好德如好色
者也上撤屛曰聞義即服弘曰陛下進德臣不勝喜　糟糠之
妻不下堂
楊震字伯起華陰人　關西夫子　常居於湖不荅州郡招
有鸛雀含三鱣集講堂爲相之兆也　却四知金　性公廉
清直子孫常素食步行謂淸白吏子孫以此遺之不亦厚乎　十
五閑處一室蕃字仲舉薛勤勸掃除公曰大丈夫處世當掃除
天下安事一室　上書論王聖放恣上疏論劉瓆之罪爲時又上
書護爲阿母起第又上疏言災異之由又上書救河間男子上書
之罪奸臣競相譖之　夕陽亭與諸生論志曰疾奸佞爰積而
不能誅惡嬖女傾亂而不能禁何面目復見日月飲鴆而死矣
日大鳥至喪前俯仰悲鳴流涕沾地葬畢飛去
杜喬字叔榮河內人　上書諫封梁冀子弟不許梁冀含氣
金錢不往梁冀女喪不聽梁冀妹厚送之禮由是忤梁冀惟正色無
所回撓　梁冀脅使早從妻子可全喬不肯遂死獄中楊匡衛
屍喪驅蠅典太后義之許葬
李固字子堅漢中人李郃之子少好學郃爲司徒固改姓

名也故策驅驢負笈從師每到太學入公府定省不令同業諸
生知其部子也　順帝時上策曰宜帝封爵阿母因造妖孽使
樊豐之徒乘權放恣侵奪主威今阿母之功遣賜足矣何可裂
土兼舊典也宜罷官官去其權重朝廷肅然　對策曰陛下之
有尚書猶天之有北斗斗為天之喉舌尚書為陛下之喉舌
遺黃瓊書曰盛名之下其實難副嶢嶢者易缺皦皦者易汚
　黃瓊使人作飛語曰大行在殯路人掩涕固獨胡粉飾貌搔頭
弄姿徃屧作福　黃瓊畏固名德誣告下獄誅之暴尸固弟子郭
亮左提章鉞右秉斧鑕上書乞收固尸守喪不去黃斑亦然以太后
詔許殺葬

黃瓊[illegible]字安子江夏人　為太尉天下想望太平李固與胡廣
主統盜靈名　琬以公之孫拜童子郎嘗日食京師不見太尉
以狀聞太后問所食多小太尉思其對而未知所況琬年七歲
在側曰何不言日食之餘如月之初及卒四方名士會葬者七
千人

胡廣字伯始周流四公歷事六帝　初為濟陰太守　遷上言柔色
取媚於人無忠直之風天下以此薄之京師諺曰萬事不理問

相閣

伯始曰山如鉤反封侯　署棨惟勤　天下中庸有胡公　陳
蕃曰寧由舊章臣不如廣
陳蕃 蕃音翻 字仲舉汝南人八歲能文章薛勤造仲舉仲舉父
出迎勤曰足下有不凡子吾來非卿也　斬斬如千里駒　守
孫童先訪徐孺子所居　性方峻不接賓客惟徐下榻徐去懸
之　家室荒蕪不掃除當為國家掃天下　學中語曰不畏強
禦陳仲舉　佩印思叔度　三空諫帝猶　時人標榜号三君
與李元禮論其功德不能定先後蔡伯喈評之曰仲舉強於
犯上元禮嚴於攝下犯上難攝下易仲舉在三君之下元禮在
八俊之上
諸葛亮 亮瑯琊人漢司隸校尉豐之後太山郡丞珪之子[illegible]瑾之弟也
字孔明寓居襄陽隆中躬耕而好為梁父吟蓋言漢已曹操殺
孔融楊脩送禰衡於黃祖殺之三子天下之望也吟此傷時
身長九尺自比管樂與徐庶龐德公崔州平司馬徽善或曰卧
龍又曰伏龍着綸巾被鶴氅衣持白羽扇坐看時變[illegible]徽
比於與周姜子牙旺漢張子房潁川石廣元汝南孟公威亦相
友之為黃承彥之女婿有感[illegible]詩曰白髮銀絲翁豈畏皇天漏

驛驢過小橋獨莫歎梅花瘦文有詩曰草堂春睡足窗外日遲遲
大夢誰先覺平生我自知劉皇叔初來不見再至不見三到則
睡起而見時先畫荊益兩川聯絡於壁之蓋鼎峙規模也遂許驅
驅得魚水歡情而引田横事說孫討虜設赤壁火攻之計祈東
南風於南屏山七星壇大破曹賊八十萬軍五月提軍渡瀘入不毛之
地攻孟獲七縱七擒而歿其田猶在見黃氏作麵法作木牛流
馬運糧出祈山再上出師表屯軍五丈原凡六出矣衣幗遺司
馬懿死能走生仲達其英風烈氣素所帽服者也至見八陣列於
前國暴八尾觸處為首神出鬼沒莫測其變化也　街亭之戰
馬謖違亮節度流涕斬之親自祭　征南時軍中謳歌思歸
合與一磚枕而臥詰朝抵家以慰士遣麵像人頭祀神以去南
人之邪術後人由此為饅頭金銀漆耕牛戰馬賜孟獲以給
軍國之用　先是南出後主詔賜金斧鉞一具曲蓋一前後羽
葆鼓吹各一部虎賁六千人　刻碑成都二火并興兩土八蜀
皆不得還西土缺皺顯出東城有諸葛石刻文曰碑即仆壘為漢
奴莫道長發誓帝以為石指唔　記功碑銘曰萬歲之後勝我者
過此史當萬歲征寧南先令左右倒其碑後進軍立功　梓潼縣

有葛山亮伐魏住兵于此見虎豹……自用草中數此皆俯伏
初劉表愛小子琮琦與亮謀自安之術亮輒拒塞琦乃將
亮共上樓令人去梯因曰今日上不至天下不至地言出子口
入于吾耳亮曰君不見申生在內而危重耳在外而安乎琦意
感悟陰規出計　吳使張溫至蜀……亮曰江東……才策
石息寨　臣死之日不使內有餘帛外有餘財……華陽讀書臺
諸儒今為蕪廢觀　落星村　雞鳴枕　四輪車　孟夢見周公
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　只恨劉郎三顧晚　遺恨失吞
吳　朱子曰或論孔明天民之流……者此論甚明　測吾心腹
事惟有宋曹彬之下拜　廟柏居木植……昭烈皇祐
初新校尉……云初昭烈將薨……尾手自結……亮曰將軍……遠志
但結驩而已耶昭烈投驩而言曰是何言耶吾卿以忘負朕耳
隴中有避暑臺觀音泉　碑文曰道德城池義禮千禧　過
伏坡廟拜乞通靈全甲神現……言討又……依之……
魏城樓上彈琴卻司馬懿十萬兵　在吳……與吳王……
聲曰孔明當世之才汝等以居舊相難非敬客之道　徐庶云
魏謂曰勿謂玄德不負平生之志孔明曰以我為亨祭之……

耶　福星本命　倚杖看魚鱗　五路之魏兵　錦囊三計付子
龍之東吳皆保主公同歸之策也　華容送雲長　以樂器曾局
瑜之痛病即祭風瑜曰吾病差矣亭中書八人字　亮種葛入
号諸葛策出茅廬時年廿七矣　出祁山譙周諫行曰今星
聚於太白之分乃盛氣在北不利伐魏　病篤使楊儀雖不康
吞身蒙以青紗指示北斗曰吾之將星　後主勇錦屏山崩倒
亮果卒　朱子曰孔明不若子房之從容子房不善孔明之正
大坡詩一朝將星落竟使蜀婦髮盡　謚忠武
王戎　鱒軾字濬冲瑯琊人　戎視日不眩眼爛爛若巖下電　七
歲道傍見李樹多實群兒爭趨戎獨不往曰樹在道邊而多
子必苦李也果然　上巳禊浴與諸賢遊戎善談子房李札之
間超然玄著註　濟居喪鷄骨支床性至孝不拘禮制飲酒觀
棋而容貌毀瘠杖然後起私行田園自以手巾插腰　華為三
司而乘巴騎馬　田園遍天下牙籌會計　家有好李恐人得
種恒鑽其核　與時浮沉為司徒委事僚案乘小馬輕出遊於
人不知其為三公　嘗經黄公酒壚下顧客曰吾昔與嵇叔夜
阮嗣宗酣暢於此竹林之遊亦預其末自嵇阮亡後便為世所

相國

羈縱本日視之雖近邈若山河　初為安豐侯　婦人常卿安
豐曰親卿愛卿是以卿卿我不卿卿誰當卿卿　儉嗇不自奉
養天下謂之膏肓之疾　爭多人與七枚襪後發七男女
王述禪成字懷祖琅琊人藍田　不答汗東采價　人非堯舜何
得每事盡善　愛子坦之長大猶置膝上　每受職不為虛讓
其所辭必不受為尚書子文度曰當讓述曰汝謂我不堪耶
曰非也但克讓自美事耳曰既謂堪之何復讓　謝安曰述獗
直皆真又曰藍田舉體無常人事　性急而試有所客食雞子
以筯刺之不得大怒擲地圓轉不止仍下地以屐齒碾之又不
得瞋甚取納口中齧破即吐之　謝無奕罵極王壹面壁不
敢動半日謝去乃回坐
王衍轉觚　惠字夷甫聰角造山濤濤嗟嘆良久曰何物老嫗生
此寧馨兒然誤天下蒼生必此　神姿高徹詩飲酒家賴者如
市酒家乃益樽饋以延留之兩目閃閃若岩下電精神挺動
口中雌黃　王敦稱曰夷甫處衆中如珠玉在瓦石間顧愷之
作畫贊云巖巖清峙壁立千仞　清虛通理常自比子貢且好
為老莊言以捉白玉柄麈尾與手都無分別終日清談後追之

上慕效之浮誕成俗 衍又舉樸擲而無言 衍惡妻貪濁口不

言錢字見達床閡行呼婢曰舉卻阿睹物 如瑤林玉樹自然

是風塵外物 有人詣太尉家遇戎衍敦導等在座退曰今日

之行觸目見琳琅珠玉 以弟澄為荊州都督族弟敦為青州

刺史謂曰荊州有江漢之固青州有負海之險卿二人在外吾

在內足為三窟矣 壹平車以安民心 石勒曰要不可施鋒刃

也排牆殺之 妻郭氏藉宮中之勢貪戾衍不能禁京邵氏謹

諱六夾者李陽行曰非我言卿不可李陽亦云不可

山濤謙 武字巨源河內人 性好老莊隱身自晦便為竹林之遊

王戎目巨源如璞玉渾金人皆欽其寶莫知名其器 甄拔人

物時人謂山公啓事 高今袁毅任政貪濁饋遺朝廷以營

譽豈嘗遺巨源絲百斤不欲為異受而懸樑毅事露按檢樑官吏

至於巨源於樑上得絲已數年塵埃封印如故 芭農書人名

如登山臨下幽然深遠 六兒談看短恬帝欲見之兒不肯

一時論云勝山公 與石鑑共傳宿濤夜起蹋石曰今何等時而

眠也鑒曰宰相三日不朝而與一令歸第君何慮焉山曰咄咄

石生無事馬蹄間耶投傳而去果有曹爽事遂隱身不與時務

# 相國

謝安神七字安石四歲桓彝見而嘆曰此兒風神不減王東海不應時辟寓居會稽與王羲之許詢支遁遊出則漁弋山水入則言咏屬文遂棲遲東土常往臨安山中坐石室臨濬谷悠然歎曰此亦伯夷何遠與孫綽泛海風起浪湧吟嘯自若衆服其雅量　攜妓東山屢違朝旨高崧嘲曰安石不起其如蒼生何及今應桓溫司馬將發蒼生亦將如卿何　後桓溫入安從容就席謂曰諸侯有道守在四鄰明公何須壁後置人耶江南王氣鬱鬱蒸蒸　江表偉人　始就辟適有餉桓遠志者曰此藥何一物二稱公來谷郝隆曰處則為遠志出則為小草公慚太安中為征虜將軍立亭曰名征虜亭　圍棋賭墅　聞捷折屐齒　安鄉人詣安云有蒲葵扇五萬安乃取一柄握之京師士競皆效價倍之　安本能洛下諸生詠有鼻疾故其音濁名流愛其咏而不能及或以手掩其鼻效之　三伏月宴會故絹衣食熱白粥晏然無異　嘗夢乘桓溫輿行十六里見白鷄而止十六饌者今獻棋醉撤衛不迴　諡文靖　安甥羊曇為安死輟樂彌年行不由西州路因醉不覺至州門左右曰西州門曇大慟誦曹子建詩曰生存華屋處零落歸山丘　奕子玄字幼度安

常戒約子侄因曰子弟亦何豫人事而正欲使其佳玄曰譬如芝
蘭玉樹欲使其生於庭階耳安稅玄少好佩紫羅香囊安患之
而不欲傷其意因戲賭取焚之

王導謚獻明　字茂弘治城人王覽見孫也導有興復晉室之志及八琅
琊王睿建康吳人不附三月上巳勸帝親禊具威儀導及諸名
士皆騎從吳人紀瞻顧榮來拜於道左因結二子吳會風靡百
姓歸心　桓彝見導稱曰江左夷吾　遊新亭見周顗流涕歎
色曰當共戮力王室克復神州何作楚囚泣耶　固辭御床同
坐曰太陽下同萬物蒼生何由仰照　及王敦反導率羣從見帝
子姪詣宮門待罪帝見導導謝曰逆臣賊子何代無之而豈意
今出於臣族　中書堂執周顗表泣曰伯仁由我而死　有姜
吳權入謂雷尚書　郭璞占之後移笑以桓桐枕之後雷擊桓
謝安曰少時在殿庭見王丞相便覺清風來拂人　拜司空
桓廷尉作兩髻葛裙杖策路邊窺之歎曰人言阿龍超阿龍
故自超不覺至金閣　盛暑以腹熨棋局曰何乃渹吳人以冷為渹劉
真長曰惟聞作吳語耳　每遇西風以扇障面曰元規塵污人
我與元規本布衣之交且休戚是同若其欲來吾角巾歸烏

相國

衣巷 夫人曹氏甚忌公不能禁密營別館衆妾羅列元會日
曹於青疏臺外望見兩三兒騎羊端正大悲將黃門及婢持食
刀自出討公亦飛轡出門左攀車欄右提麈尾以柄助御者打
牛奔馳蔡司徒笑曰聞君有犢車長柄尾道寸大愧 有子長豫
公篤愛每共圍棊丞相欲舉行長豫按指不聽公笑曰詎得爾
相與似有瓜葛 欲悅胡人過前彈指曰蘭闍蘭闍群胡同笑四
座并歡 司徒 冶城公始與公
殷浩鐔鍊字深源陳郡人父羨字洪喬為豫章都下人士因其致
書者百餘函行至石頭皆投之水曰沉者沉浮者浮殷洪喬不
為致書郵 浩有美名善玄言為風流談者所宗 或問曰將
蒞官而夢棺將得財而夢糞何也浩曰棺本臭腐故將官而夢
尸錢本糞土故將得錢而夢穢時人以為名言 王濛謂尚侯
其出處以卜江左興亡 都督揚豫五州為姚襄所敗桓溫上
疏罪浩 溫語人曰少時吾與浩共騎竹馬我棄去浩輒取之
故當出吾下也 浩被放口無怨言但終日書空作咄咄怪事
四字而已 浩甥韓伯隨至徙所將還浩送之因詠曹顏遠詩
富貴他人合貧賤親戚離 後溫將以浩為尚書令遺書告

浩然許之將答書慮有謬誤開閉數十竟達空函大忤溫意
由是遂絕　妙解經脈中年都廢有人叩頭流血曰小人母百
歲抱病來殷始製一劑使愈於是悉焚經方　王導嘗懸一麈
尾着帳中殷中軍來取之與曰今以遺汝　眼簡文曰上人着
百尺樓擔梯將去　謝鎭西聞殷中軍請言故往造之殷為謝
標榜諸義作數百語謝注神傾意流汗交面殷徐語左右取手
巾與謝郎拭面　庾翼以王夷甫嘲之刺清談
王儉譚韓高字仲寶　自比李膺　蕭緬與儉書曰盛府元僚
實是難其選庾景行泛淥水依芙蓉何其麗也時人呼儉府
為芙蓉池　驌翩驥騄之叔父僧虔謂儉曰汝何登相位我若
授之是一門三台司也　作長梁齋僧虔不悅儉毀之儉與至
歲朝同拜三公徐孝嗣候儉因嘲曰今日可謂聯璧儉曰不意
老子與韓非同傳　少時僧虔撫之曰我不患此兒無名恐名
之太盛　風流相
高熲婷辯為元帥長史問薛道衡曰江左可克乎對曰克之郭璞
言江東分王三百年與中國合此數將周家有柳樹童童如車
蓋後至宰相　公如明鏡每被磨瑩皎然益明　違令斬張

相國

麗華

房玄齡事太宗字喬臨淄人父彥謙仕隋歷刺史玄齡幼警敏貫
綜墳典善屬文兼草隸嘗白父曰上無功德攘神器不爲子孫
長久計溷置嫡庶終當相奪其亡趾可須也彥謙大驚曰毋妄言
去官隱終南山　高祖曰玄齡爲吾兒謀事雖隔千里如對面
語　獨收人物致幕府密相申結　軍符府檄或駐馬即辨文
約理中　病卧上疏諫伐高麗　恐諸子驕侈席勢陵人乃集
古今家戒書爲屏風以授曰留意於此足以保躬漢袁氏累葉
忠節吾心所尚爾宜師之謚文昭給班劍羽葆鼓吹陪葬昭陵

杜如晦事太宗字克明杜陵人少英爽喜書爲員大郎臨機輒斷
矣　高孝基異之曰君當爲棟梁用以子托之　秦王表留帷
幄裁處機秘　當世語良相必稱房杜　帝嘗賜玄齡黃銀帶
曰如晦與公同輔世傳黃銀鬼神畏之更取金帶遣玄齡送其
家　善剖決如流　及卒手詔虞世南勒碑文夜言痛悼意
他日食瓜美輟其半以奠　萊國公謚曰成

蕭瑀事高祖太宗字時文後梁明帝子也發經術善屬文[illegible]
高祖揖呼曰蕭郎瑀規過繩違無所憚心帝賜黃金一函　帝

曰朕於昆弟不見容矯等伋時不可以利怵死惧社稷臣也錫詩曰鐵綱湯識都識醇及卒陪葬昭陵謚曰肅

婁師德詩中字宗仁原武人　唾面不拭　奉使吐蕃嘗謂國家德身長八尺方口博唇深沉有度量人有忤已輒遜以自免不見容色　在夏官注選遷者就披閱簿師德曰容我擇之可乎遷者不去乃濡筆曰墨污爾　狄仁傑亦輔政師德薦之武后問仁傑曰師德賢乎對曰為將謹守賢則未知也又問知人乎臣嘗同僚未聞其知人也后曰朕用卿師德薦也誠知人出其奏仁傑慙而歎曰婁公盛德我為所包容吾不逮遠遠矣

蘇味道詩中趙州欒城人　與里人李嶠號蘇李武后時為相號蘇摸稜　與張昌齡俱有名互相誇誚張曰某詩所以不及公者為無銀花合蘇觀燈詩火樹銀花合星橋鐵鎖開蘇曰子詩雖無銀花合還有金銅釘張贈張昌宗詩曰昔日浮邱伯今同丁令威相撫掌而笑上元詩首句在上暗塵隨馬去明月逐人來遊妓皆穠李行歌盡落梅金吾不禁夜玉漏莫相催

狄仁傑字懷英太原人兒時有人被害者吏就詰辯對仁傑誦書不止吏讓之答曰黃卷對聖賢何暇聽俗吏語耶　舉明經調汴

相國

未異其才曰君可謂滄海遺珠矣　爲并州參軍時其親在河
陽登太行山望白雲謂左右曰吾親舍其下瞻望久之　同府
參軍鄭崇仁母老當使絕域謂曰君可貽親萬里憂乎因詣長
史藺仁基請代行仁基義其誼毎曰狄公北斗以南第一人
帝幸汾陽道出妬女祠人謂盛服過者致風雷之變仁傑曰天
子之行風伯淸塵雨師灑道妬女何足避乎帝壯之曰眞丈夫
也　毀吳楚之淫祀　居母喪有白鵲馴擾之祥　人謂國老
天下桃李盡在公門　藥籠參朮　中宗在房陵公每奏請
以母子恩情爲言后悟召還中宗　有盧氏堂姨居午橋別墅
仁傑往候曰啓曰吾爲宰相表弟所請悉從姨曰吾只有一子
不欲使事女主仁傑慚　樗蒲賭張昌宗集翠裘衣其奴
而去　后將造浮屠斂貲數百萬仁傑諫曰工不役鬼必在役
人物不天降終由地出不損百姓且將何爲后止　武三思愛
妾素娥見公匿于壁間曰我花月之妖梁公時之正人不可以
見　贊曰取日虞淵洗光咸池潛授五龍挾日以飛　文公詩
向非狄張徒誰辨取日功　所薦張柬之桓彥範暉姚崇
等皆爲中興功臣　謚文惠

魏元忠 傳 高宗 陳郡男子袁楚客者以書規之曰今皇帝新復位
官推賢左右惟其人目以布大化正天下君侯安事循默哉曰
陳朝廷十失達諸嗣正名分求賢才等事元忠慚 贈齊國公
張東之 傳 高宗 沉厚有謀能斷大事誅二張首發其謀 剛直不傳
會遂於學論次書數十篇年八十相武后 謚文貞
姚崇 傳 睿宗 字元之陝州人初名元崇倜儻尚氣節呼鷹逐獸
後折節讀書為相談天下事衮衮不知倦 先設事以堅帝意
乃陳十事 帝躬親萬機朝夕詢逮他宰相畏帝威決獨崇
義決得專 便嬖舉左足不輕利帝問崇曰非足疾也有心腹
之疾曰奏張說之罪曰岐王陛下愛弟而說密乘車出入恐為
所誤 一死姚崇算生張說說作碑文曰八柱擎天四時成歲明
於吏道剖斷不滯 救時之相 謚文獻
盧懷慎 傳 中宗 滑州人伴食宰相妻子不免飢寒
宋璟 傳 玄宗 邢州南和人耿介有大節好學工文 居官鯁正
有脚陽春 鐵腸石心 金筋表直 方本第一人 未第時
覽鏡影成相字 七歲能屬文夢大鳥含書吐口中吞咽之
自後幾慕思日深 進嘉謀上命書之座右出入觀省帝賦三傑

相国

詩自寫賜之　鳳閣舍人　上命諸王毛仲嫁女之宴璟日中至其家就酒西拜而謝飲不盡巵遂稱腹痛而歸　恐帝好武功而好事者競僥倖抑郝靈荃之賞論文貞　皮日休梅花賦序曰余嘗慕廣平公之爲相貞資勁質剛態毅狀疑其鐵腸石心不能吐婉媚辭然睹是文清便富艷得南朝徐庾之體　坡詩爲君援筆賦梅花未害廣平心似鐵

張說　說[illegible]字道濟范陽人母夢玉燕而生　公文部崇宫六厦凌陰陽閒寒暑　童時詠遠山高爲天一柱秀作巒三峯　武后問氏族之本對曰上古未有姓自炎帝黃帝始因所生地爲姓其後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黃帝子得姓十四德同者姓同德異者姓殊其後或以官或以國或以王父之字賜族久乃爲姓及戰國同姓族漸廣列國既滅其民各以其國爲氏下及兩漢人皆有姓故姓之以國者惟韓陳許鄭魯衛趙魏爲多后善之　自鳳閣舍人進中書令封燕國公　帝忌賜首底錄李　在岳州詩得江山助　作五君詠有記事殊　以荆州長史爲幽州都督又以并州檢校奉使朔方詣其部宿帳下副使危之答曰吾肉非黃羊不畏其食血非野馬不畏其刺見

危致命亦吾效死之秋也由是九姓之蠻遂安　得罪在獄以鵲
林郡夜明珠簾用計於公主立釋　易曰占事知來以是示知
焉占事時號燕許大手筆　女嫁盧氏爲舅求官說不語但指
蓍龜床示之歸告其夫曰舅得詹事　在集賢院專修國史爲
左相卒賜太師謚文貞說嘗自爲碑文帝書其額曰嗚呼積善
之墓

韓休肆玄宗京兆人工文辭舉賢良中乙科　方直不務進趨讓詩
折正宋璟稱曰仁者之勇　上有過差輒問韓休知否言終諫
疏至　吾貌雖瘦天下肥又曰吾寢乃安用休爲社稷計耳
謚文忠

張九齡肆玄宗　字子壽韶州曲江人母夢九鶴而生七歲知屬文
張說一見厚遇之居父喪哀毀庭木連理　遷中書舍人封曲
江男重名播天下人稱曲江公而不名　文章元師　千秋節
進金鑑錄　養鴿傳書號飛奴　力爭祿山有反相　帝每
用人必曰風度能若九齡否　帝贈白羽扇獻賦曰縱秋風之
移奪終感恩於篋中　歸燕詩海燕何微眇乘春亦暫來豈
知泥滓賤只見玉堂開繡戶時雙入華軒日幾迴無心與物競

相國

齊卒贈相州 張說論其文曰如輕縑素練實時用而窘邊幅
刑獄之理公卷口八分曲直咸自當其罪時人謂之張公口案
爲荊州長史常登樓嘯詠賦詩其心未嘗不在朝廷 封始興
伯請還展墓 謚文獻 帝在蜀思泣下遣使祭曲江厚恤其
家

李泌歸藏編字長源小字子順中山人父己公房令母汝南周氏幼
異僧自洞上來奇之曰後歸李氏生三子其最少衣緋衣紫爲帝
者師也兒時身輕能於屏風上立熏籠上行道者云至十五必
白日昇天 長歌行天覆吾地載吾天地生吾有意無不然絕
粒昇天衢不然鳴珂遊帝都焉能不貴復不去空作昂藏一丈夫
請君看取百年事業就扁舟泛五湖 懶殘禪師言曰五
不可愼勿多言領取十年宰相 玄宗悉召能言佛道聖三道者
相答難有員俶者九歲昇座詞辯注射帝異之問乃曰若子者
固當然更問奇童曰舅子子順七歲能賦命召之既至帝方與
張說觀棋使賦方圓動靜卽答曰方若行義圓若用智動
若騁材靜若得意帝大悅曰是子精神大於身抱于懷而
撫頭命果餌嗟之送忠王院兩日賜束白帛勅其家曰善養之

乃國器也　賀知章曰此兒目如秋水當為宰相長生至嵩
衡山遇桓真人羨門子安期生降之授羽化服餌之道且戒曰
太上有命以國祚中危朝廷多亂宜以文武之道佐人主功及
生靈然後可登真脫屣耳　天寶十年獻復明堂九鼎議應制長
作皇唐聖祚文肅宗作布衣交　赴靈武行在陳古今成敗之機
肅宗延致卧內方睡帝暗以膝枕之及覺笑謂曰天子膝已枕
寬復欲安在出陪輿輦衆指曰衣黃者聖人衣白者山人帝賜
金紫拜元帥　肅宗夜召穎王等同於地爐罽毯上食二公云請
聯句穎王曰先生年幾許顏色似兒童信王曰夜抱九仙骨朝
披一品衣益王曰不食千鐘祿惟餐兩顆梨肅宗曰天生此間
氣助我化無為代宗別號曰天柱峯中岳先生賜朝天玉帶
中和節一明初奏請令有司上農書獻穜稑之種　又作中
和酒以祈年穀　既立功請復為閒人曰臣有五不可留遇陛
下太早任臣太重寵臣太深臣功太高跡太奇此所五不可且
殺身者非陛下也乃五不可也　給三品祿賜隱士服為堂廬
泌嘗取松樛枝以隱身名養和後得如龍形者因以獻帝
初泌無妻不食肉帝賜光福里強勸食肉娶妻　三月卒中

# 相國

使林遠遇泌於臨關迎表常服言往衡山話西朝之重遠到長
安果卒諡玄和先生 以所著明論
楊綰 肅宗代宗 字公權華陰人 綰少孤家貧事母謹甚性沉靜獨處
一室左右圖史凝塵滿席淡如也不好立名舉進士詞藻宏麗
天寶亂肅宗即位脫身見行在 清河公問道傳王冊 作相
子儀減樂黎幹減騶從崔寬毀池館 素痼疾每對延英許扶
扶以升時蓋塵補穿弊惟綰是恃未幾卒帝驚悼曰天不使朕
太平耶何奪吾楊綰之速也 諡文貞
常袞 代宗德宗 郭子儀朱泚雖為相不預朝政袞獨坐政堂代二人署
名
崔祐甫 代宗德宗 字貽孫太子賓客沔之子世以禮法為聞家 第進
士 祿山陷洛陽冒矢石入私廟負木主以逃 自起居舍人
纍遷中書侍郎直遇事不回會朱泚軍中猫鼠相乳羣臣賀祐
甫曰可弔臣聞禮迎猫為其食田鼠今猫反乳鼠無乃失其性
耶猫職不修其癘安也強吏不奸敵臣當命有司察貪吏誡邊
候則猫能致功鼠不為害代宗異其言 上曰人謗卿所用多
親故對曰非親故何知其材行而用之 李正己表獻錢三十

萬上欲受恐見欺却之則無辭若前請遣使卧心瀝青將士因以
賜之正己慙服

楊炎

杜黄裳 諱德 字遵素京兆杜陵人 達權變有王佐大略性雅澹
未始忤物 劉闢叛惟黄裳勸不赦凡兵進退指受甚明及蜀
平憲宗目黄裳曰是卿之力由是開導帝意平夏翦齊蔡
復兩河紀律赫然皆自黄裳啓 李師古跋扈憚公命一吏寄
錢數千緡并氈車子一乘使者未敢遽送宅門伺候累日有綠
輿出從婢一人青衣襤褸言是相公夫人使者還歸以告斯其
謀終身不敢改節謚宣獻

裴度 歷德宗憲宗穆 字中立河東聞喜人貞元初擢進士 微時嘗寓
羈遊天津橋上二老倚柱曰蔡未平待此人 出將入相 宅
近乾岡名應圖讖 進退中央 綠野堂午橋 畫像自贊曰
爾貌不揚爾身不長胡為將胡為相一片靈臺丹青莫狀 失
印不驚印自至 憲宗討元濟時曰吾倚度 通化坊遇賊冒
氈得不死 征淮掘碑讖云井底一竿竹竹深深綠鷄未肥
酒未熟障車兒郎且須縮元濟就擒時又讖緋衣小兒埋

相國

其腹天上有口與彼驪逐　十二年度請身征淮西戰流涕曰臣
誓不與賊偕存既平蔡進金紫光祿大夫弘文館大學士上柱
國晉國公　碑錦坊子午橋[illegible]　裡應穠　甲辰注
身兒不踰中人貌曰不殘[illegible]滿偏負　四夷見唐使問
度安否　不信術數每語人曰雞猪魚蒜逢着則喫生老病死
時至則行　三百竹馬兒迎并州刺史　與許終身隱嵩山劉
老如何如裴晉公進退得宰相貌賊必相者曰若不至貴必餓
死一日遊香山寺有婦人以父被罪假得玉帶寘于欄盾忘收
而去度還而授之後相者曰必有陰德及物前途萬里　拜中
書令以疾未任朝謝上巳曲江賜宴群臣賦詩帝遣中使賜度
以詩曰注相待元老識君恨未早我家柱石衰憂來學丘禱
仍賜御札曰朕詩集中欲得見卿唱和詩故令示與卿病未差
可與日進來御札及門而度已薨　嘗訓子侄曰吾宗征令文
種無絕
陸贄字敬輿蘇州嘉興人　十八進士壽州刺史張鎰見
贄奇之請為忘年交臨行餉錢百萬請為母夫人一日費贄不納
只受茶一串曰敢不承公之賜　德宗遣黜陟使十一人行天

下贄說使者請以五術省風俗八計聽吏治三科登儁乂四賦
經財實六德保罷瘵五要簡官事居中參裁可否時號內相
章奏皆動勤懇懇之誠帝親倚至解衣衣之 帝狩山南也
道險從官相失夜召贄不得帝驚焉泣詔得贄者賞千金久之上
謁帝喜 論裴延齡奸邪

李吉甫 諱德宗 憲宗御延英殿吉甫曰天下太平陛下宜為樂李絳
曰漢文時賈誼猶痛哭況此時乎上欣然謂左右曰吉甫專為悅
媚李絳眞宰相 嘗曰人臣不當強諫而使之君悅臣安絳曰
當犯顏直諫不陷君於惡上曰絳言是也 流落江湖十五年
却荊南所獻毛毬

李藩 諱德宗 憲宗 為給事中制勅有不可遂於黃紙勅後批之

李絳 諱憲宗 字深之 上欲獵苑中謂曰李絳必諫乃止 每切諫
曰陛下置臣腹心耳目之地若畏避不言是臣負陛下陛下惡
聞是陛下負臣也上曰卿所言皆人所不能言眞忠臣也賜以酴醾

武元衡 諱德宗 字蒼伯平一之孫也上悉以兵事委元衡李師道王
承宗遣賊殺之 夏夜詩終句無同住清景日出事還生明日
遇害 先時謠云打麥打麥打三三颭而旋其袖曰舞了也打

# 相國

麥者打麥時也三三三月三日也舞了者元衡卒也

李德裕封誥綠文字文饒吉甫子也力學既冠卓犖有大節 贊

皇公衛公 精思亭 望闕亭 敬宗李後無度德裕上丹扆

六箴辭旨明直 武宗朝進言辨邪正借喻松栢本直無日倚

蘿蔦則弱不能立必倚他木正人一心事君小人爲黨蔽君也

使人取金山泉楊子江冷水各一壺其人忘之取石頭城下

水李飲曰水味似石頭水其人服 文如千兵萬馬風恬雨霽

在西川起籌邊樓 爲李逢吉李咸等所譖 平泉莊有

花石礁洄遺言毀一草一石者非吾子孫也 以珠玉屑朱砂

煮所食羹每煮一盃錢一萬 嘗遊嵩山有鶴呻吟爲禍者所

傷曰得人血則愈公解衣刺血鶴曰世間人少乃拔眼睫毛贈之

持照都下映眼視之人皆馬頭犬氣之類悉非全人惟一老翁

是人公言爲鶴之意翁下驢刺臂出血塗鶴即愈鶴謝曰富爲

宰相遂沖天而去 草檄嘗用麥紙帝戲謂筆頭乾 過鬼

門詩云一去一萬里千之十一不還崖州在何處身度鬼門關

在崖州詩十年紫殿掌鴻句出入三朝二品身文帝寵深霈餘

尾武皇恩厚宴龍樓 爲亡妓謝秋娘製望江南曲 宣宗謂

左右曰適近者非李太尉耶每顧我使我毛髮灑淅　守主部日童子寺有竹一窠令其寺之綱維每日報平安　道士李若南出玉象以丹砂置象鼻又出金象與之公服其砂顏面愈少後南遷道士怒索二象公不與至鱷魚潭二象自船飛出光焰燭天公尋卒　應七九之讖　令狐綯夢中托歸矣

令狐綯　綯宣字子直在翰苑帝命以乘輿花燭送歸　夜直禁中帝以玉盃賜酒　排舞金鏡　題大明寺壁云一人堂堂二曜同光泉深尺一點去水傍二人相連不欠一邊遇三梁四柱烈火入燃除却雙鉤兩日全諸賓客莫卞班蒙曰一人大字二曜明字尺一十一寸寺字點去水水字三梁四柱烈火無字兩日除雙鉤比字　綯從故人為隣州刺史便道之官上曰宰相可謂有權時方寒綯汗透中裘　帝出金鏡書曰太宗所著綯摘其語曰至治未嘗任不肖至亂未嘗任賢任賢享天下福任不肖則罹天下禍帝曰善

忤僧孺[illegible]字思黯隋奇章公弘之裔也　元和初以賢良方正對策條指失政其言鯁訐不避宰相　穆宗朝為相敬宗朝進封奇章郡公文宗朝以尚書平章事侍延英殿帝責成太

相國

平之治開成初治第洛之歸仁里多致嘉石美木與賓客娛樂太湖石有小大其數四等以甲乙丙丁品之各有上中下傳宣宗朝爲太子少傅卒贈太尉謚文

簡　鸂鶒灘事見幕官部

趙普宋宰相太祖太宗封韓王謚忠獻字則平幽州人　深沉有岸谷　周時普爲判官太祖入滁得見大悅　太祖勸讀書　帝微行或過功臣家普不敢脫衣冠一日大雪聞叩門聲亟出帝立風雪中普迎拜設重茵地坐熾炭燒肉普妻行酒帝以嫂呼之帝曰吾睡不能着一榻之外皆他人家也遂議下江南策　置大甕有人投利害文字滿則焚之　太祖幸普第適兩浙錢俶致海物十瓶於普上曰海物必佳命啓之皆瓜子金也普謝不知上笑曰彼謂天下事皆由汝出命受之　太祖叱雷德驤曰鼎鐺尚有耳爾不聞趙普吾社稷臣乎　杜太后召帝議傳位光義光美以及德昭事命普於榻前爲約誓書普於紙尾自署曰臣普書藏之金匱　屢以微時所不足者爲言上曰塵埃中可識天子宰相則人皆物色矣自是不敢言　帝問息兵安國之道普曰惟稍奪其兵權則天下自安帝悟召石守信等盃酒釋其兵權　帝患得如桑維翰者普曰維翰愛錢帝曰取長諱

短而猜大眼孔小賜十萬塞破屋子了矣　嘗曰論語半部佐
太祖半部佐陛下致太平　治第私致秦隴大木吏因務寶南
之矣　太宗朝被讒出守河陽上發金匱得書大悟召為相
范質謚太字文素大名人登第唐朝　嘗遭亂隱於民間坐茶肆
有人貌陋前揖曰相公無慮時公所執扇偶書曰大暑酷吏去
清風故人來其人曰酷吏之害何止如大暑也公他日當深究
此弊後至妖廟前見一土木短鬼其貌肖茶肆見者公異之亂
定大用禁酷吏弊　聞陳橋變公執王傅手爪入傅手幾出血
詞讓太祖不肯拜乃拜　謂同列曰人能鼻吸三斗醇醋即可
為宰相　惇太祖英武無事具劄子進呈　以廉介自持不受
饋遺　花松喻諸子　謚小　官至太傅封魯公
李昉諱太字明遠深州人舉漢進士　在周朝獨不附太祖太祖
召判兵部五辭乃至太祖勞之昉曰前日知事周而已今以事
周之心事陛下上大悦　昉為相有求差遣見其材可用必宜
色拒之不足用者和顏溫語待之子弟問故曰峻絶使恩歸於
上若不用者既失所望又無善辭取怨之道也　職誦白居易
七德舞詩曰怨女三千放出宮死囚三百來歸獄上曰卿言鑑

相國

朕矣　每三事問客曰民間有何疾苦為政有何術業時復有何闕失　昉常期王旦為相私謂曰此人必為太平宰相然東封西祀亦不能救也　謚文貞公

呂端事太宗字易直幽州人以蔭補官　端從高麗遇風濤檣折舟人大恐端恬然讀書若在齋閣　太宗曰端小事糊塗大事不糊塗　趙普在中書端為參政普謂人曰吾觀呂公奏事得嘉賞未嘗喜遇抑挫未嘗懼真台輔之器也　太宗大漸太后召端問疾入禁中太子不在傍疑有變乃以笏書大漸字令親密人趣太子入侍太子既立垂簾引見端平立不拜請卷簾審視然後降階率羣臣拜呼萬歲　謚正惠公

呂蒙正事太宗字聖功河南人　以正道自持遇事敢言與趙普同在相位普雅重之　太宗聞汴水輦運卒有私貿市者謂侍臣曰幸門如鼠穴何可塞之但去其尤者矣不必究問其營物之無損可矣蒙正曰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小人情偽在君子豈不知之若大度兼容則萬事無濟矣曹參不擾獄市者以與也　夾袋中有冊子四方人謁見必問人材即疏之悉分門類朝廷求賢取之囊中文武各稱其職　入朝堂有人於

爲內指之曰是小子叅政耶公許爲一不聞而過之曰謂人曰若一知其人則終身不能忘不如無知　有一朝士欲辭古鑑自言能照二百里蒙正笑曰吾面不過楪子大安用照二百里

太宗論政蒙正曰老子稱治大國者如烹小鮮　初讀書洛陽龍門山自誓未壯元則不仕吟曰挑盡寒燈不成眠胡太監曰一渴聽漢及登第寄書曰渴聽漢壯元及第矣　嘗行伊水上見瓜欲食無錢以買其人以一瓜遺之後作相買園洛下起亭以饐瓜爲名示不忘貧賤也　三居相位　謚文穆公　薦亮簡

張

齊賢諱太字師亮曹州人　太祖幸西都齊賢獻十策于馬首時年十六召至行宮賜衛士廊飧齊賢就大盤中以手取食太宗以桂斧擊其首問所言十事齊賢且食且對略無懼色賜帛遣之歸謂太宗曰我幸西都惟得張齊賢　繼飲學盜會　太宗伐太原齊賢上疏曰聖人舉事動在萬全百戰百勝不若不戰而勝又聞家六合者以天下爲心豈止爭尺寸之地角戎狄之勢而已　戚里有爭分財不均者更相訴訟上命齊賢決之乃召訟者曰汝非以彼所分財少乎皆曰然即命各供狀結實乃召兩吏趨歸其家令甲家入乙家乙家入甲舍貨具

# 相國

財如故分書則交易訟者乃止上悅曰非君難定 戲故人云午橋今何晋公廬水竹烟花興有餘師亮白頭心已足四登兩府九尙書 以司空致仕扁室曰福壽得綠野莊鑿池通流栽花植竹日與故人乘小車携觴遊釣榜於門曰老夫已衆冠冕或有公緩客不敢迎見 謚文貞公

李沆[illegible]字太初洺州人擢進士乙科位至丞相 嘗侍曲宴太宗目送之曰沆風範端凝眞貴人也 在相位接賓客常寡言馬亮與沆同年生又與其弟維善謂維曰外議以大兄爲無口匏維達亮語沆曰若邦國大事所陳利害且非不詳究爲紳中如李宗諤趙安仁皆世之英秀與之談猶不能啓發吾意自餘諸人坐起拜揖尚多失措即席必論功推希寵誰與有何策而與語哉苟曲意妄言即世所謂籠罩籠罩之事僕病未能也 公平居嘗讀論語曰節用愛人使民以時之句終身誦之可也 所居陋巷頹垣敗壁不以屑慮家人勸治第沆笑曰以此世界爲缺陷安得圓滿如意自求稱足人生朝暮不可保豈能久居巢林一枝聊自足耳 日取四方水旱盜賊奏之王旦以爲細事不足煩帝聽沆曰人主少年當使知四方艱難不

然血氣方強不留意聲色欲至土木甲兵禱祀之事作矣此叅政
他日之憂也　居第於封丘門內或議其太隘沆曰居第當傳
子孫廳事誠隘爲太祝奉禮廳事已寬矣寇準薦丁謂公終
不用曰他日當思吾言矣　真宗欲立貴妃遣中使持手詔
問之公對使焚詔付奏曰但道沆以爲不可　謚文靖公
王旦諱訡字子明魏州人父晉公手植三槐於庭曰吾子孫必有
爲三公者果然　公爲學士嘗奏事退上目送之曰爲朕致太
平者必斯人也　宮中火上素服待罪　寇準爲樞密當罷
使人私求爲使相旦驚曰將相之任豈可求耶且吾不受私準
深恨之已而制出除準平章事準入見泣曰非陛下知臣何以
至此真宗具道旦之所薦者準愧服　趙德明辭曰朝廷有人
張咏曰深沉有才德鎮服天下無如王公　帝欲封禪而憚
王旦召賜樽酒曰此酒甚佳歸與妻孥共之歸發之皆真珠也
及東封而祀天瑞等事不敢異議歎曰李文靖真聖人也
素羸多病上命肩輿入禁中問曰如有不諱天下事付之誰耶
謝曰知臣莫如主上曰張詠何如不對馬亮何如又不對上曰試
卿意言之旦強起舉笏曰以臣之愚莫如寇準上曰思其次旦曰

相國

他人臣所不知也　局量寬厚未嘗見其怒家人欲試之以小
埃墨投羹惟啖飯而已又墨其飯但不食曰可具粥來不言其
過　控馬五年不省僮面魏野贈詩曰西祀東封俱已畢好來
相伴赤松遊　臨卒命子曰吾未諫封禪削髮披緇以斂　謚
魏國文正公　弟徹不可訓廟祀擊破酒壺公無一言弟感悟
寇準字平仲華州人八歲詠華山曰只有天在上更無山與
齊十九舉進士　太宗幸魏也準年十六以父陷藩上書行在
辭色激昂舉止無畏上壯之命有司記姓名　性忠樸喜直言
無顧避時人語曰寇準上殿百僚股栗　太宗時準為員外郎
奏事忤上旨上拂衣起入禁中準手引上衣令復坐決其事然後
退上嘉之　知歸州巴東縣植雙柏於縣庭民以比甘棠謂萊
公柏嘗賦詩曰野水無人渡孤舟盡日橫時以為必濟大川張
咏謂公曰曾讀霍光傳否契丹犯澶淵急書凡一日五至公飲
笑自若曰白日陛下欲了此不過五日請帝幸澶淵迎擊契丹
契丹退上還宮留準守城帝使人視之準與楊億飲博帝喜曰
準如是吾復何憂　準鎮天雄大名府北使過謂曰相公望重何
不在中書準曰皇上以朝廷無事北門鎖鑰非準不可耳　準

為相丁謂亦為叅政嘗會食朝堂羹汙公鬚謂徐起拂之準
正色曰身為執政而為宰相拂鬚耶謂慙 公少時好博奕蹴
踘母以秤捶打足傷之公登科而母死捫足發哭 嘗使至問
有官居鼎鼐無地起樓臺相公 初策不定以壽王為太子公之
力也百姓相慶曰少年天子也 歸田録云公自少富貴寢室
亦燃燭燭淚成堆 魏野贈詩曰好去天上辭將相歸來平地
作神仙 被丁謂之譖有海康之禍始服李沆之先見也 貶
雷州過公妾插竹於神祠曰我心若不負國興竹當再生竹果
生 京師語曰欲得天下好莫如召寇老 公妾百姓新竹節
地拜錢錢甚之竹生筍成林立廟號竹林祠 少時詩云到海
只十里過山應萬重後貶雷州驗 身投於瘴癘甘踏虎尾一
公外奢內儉有一青幃破壞或以公孫弘譏之笑曰彼詐我誠
雖獎何憂 謚萊國忠愍公
向敏中諱真字常之開封人 太宗飛白書張詠及公名付中書
曰二人朕之名臣紀之 知永興命邠人大儺有告禁卒欲倚
儺為亂者公密使甲卒伏廡下乃宴僚僚命儺入馳騁於中門
外召至階公振袂伏兵出擒之果各挾刃即席誅之屏尸張樂

相國

宴飲窗從脫粟　公在西京時有僧過村家寢於門外夜見盜
入其家挾一婦并囊衣而出僧自念被執因夜亡去忽墮眢井
婦人已為盜殺先在其中明日主人搜得執而詣縣僧誣服曰
與婦俱亡恐為人知殺之投井而我失足亦墮其中贓在井傍
不知何人取去公以贓不獲疑之乃密使吏訪其賊吏食於村店
店嫗問曰僧獄何如吏紿曰昨已殺矣嫗曰殺其婦者乃少年某
甲也指示其舍吏掩得按問具服并得其贓一府咸以為神
上除右僕射聞其家無賀客公亦無喜色笑曰無中六部官職
謚文簡公
王曾傳續字孝先青州城人　青州發解南省廷試皆為首冠劉子
儀戲之曰壯元三場一生喫著不盡曾曰志不在溫飽　丁謂
與寇準曾不平之曰責太重丁謂熟視久曰居停主人辭齡勒
恐亦不免　以山陵事罪丁謂　天聖初錄古先聖賢具事繪
事以獻上嘉納之　曾常啟希文諷曰明明主顧宰相之任也公
獨少此耳曾徐應曰恩若已出怨將誰歸希文惘然歎曰真宰
相也　曾嘗言曰楊文公有言人之操履無若誠實吾每欽佩
斯言苟執之不渝夷險可一致　再竊大名治政益信軍伍感

書僕以事之時屢使人意亞云此府王公在正焉必求洛勢不服而入
曾進言曰陛下抑奔競而崇恬靜庶幾有難進易退之人
矣　詠梅詩雪中未論和羹事且向百花頭上開大略相業已
本於此　魏公言王公德器深厚而寡言常時有錄其品題一
兩句者人皆榮之　匆天應府民訛言廟鵂妖能傷人曾令闢
夜門有倡言者捕之妖亦不興　謚沂國文正公
呂夷簡肆仁字坦夫萊州人　夷簡以主上富春秋宜道之典學
擢孫奭等居講筵所以經義輔道之後增置崇政說書天章閣侍
講之職以廣聞見　敗罪戎子　奏請不稅農器　廢郭后主
議　仁宗大書方正忠良四字及懷忠碑賜之章獻聽政或勸
公早退公曰先帝待我厚期以宗廟安寧死不愧於先帝昔平
勃不去所以安漢仁傑不去所以安唐使吾潔虛名而治亂未
可知孜孜宴補彌縫禍之未形事之將然必先為之救衛　帝親
政條奏正紀綱塞邪徑杜私請辨姦壬絕女謁遠近習罷刱役
節冗費等事上悉許　大內災上御拱宸門百官拜公獨不拜曰宮
庭多變臣願一見天顏上舉簾俯臨見之公乃拜　夷簡感
風痰上前剪髭賜合藥許謚　許國文靖公

# 相國

杜衍諱厶字世昌越州人 小兒時祖父脫帽使執之會山水暴至其姑投一竿使挾以泛行一手執帽漂流久之救免而帽竟不濡 知乾州未幾權知鳳翔二邦民爭於界上一日此吾公一日今我公也汝何有焉 准樞密宣而降詔者十數矣

享客多用素屏除器吉凶分燈燭 見朝廷事非便則憂形於色見朝報得人則喜 罷相退居謂門生吾所薦人之賢某人之材未能悉舉為此為恨耳門生為縣令戒曰才器一縣不足施然切當韜晦無露圭角毀方瓦合求合可也 退南都第宅卑陋居之裕如也烏帽皂綈袍草帶或言宜為居士服公曰老而謝事尚可竊高士名耶 謚沂國正獻公

范仲淹諱厶字希文蘇州人 二歲而孤母夫人貧無依適長山朱氏既長知之感泣去之南都篤學晝夜不息以水沃面 知延州敵人元昊聞之相戒曰小范老子胸中自有數萬甲兵 公與韓琦協謀必欲收復靈夏橫山之地邊上謠曰軍中有一韓西賊聞之心骨寒軍中有一范西賊聞之驚破膽 上開天章閣召見賜坐授以紙筆使條天下事公條列十事以進 一日奉養之食一日所為之事相稱則鼾睡不然終夜不寐 論罪見黜

仲約富公欲許之公多方沮之免死密告曰人主以誅戮手滑
他日吾輩恐亦未敢自保耳富公未以爲然及公出按陝西富公
出按河北未測朝廷意彷徨遶牀歎曰范六丈聖人也　見石
介作盛德詩謂韓琦曰此怪鬼輩壞事也　公知慶州經畧招
討人心自安相賀曰邊上自有龍圖公爲長城吾屬何憂　嘗
曰士當先天下之憂憂後天下之樂　撫江淮飢民還以烏昧草
進〔民飢食烏饑草以此〕爲廣德司理去至家止一馬鬻南馬從焉　爲參政
每見不才監司一人姓名一筆句之富公曰一筆焉知一家哭
公曰何如一路哭耶　子純仁娶婦而歸以羅幃盛飾云公聞之曰吾
當火於庭　子弟請治第洛陽公曰苟有道義之樂形骸可外
況居室哉不聽　姑蘇近郭買田爲義莊以養貧族　微時
詣最靈祠禱爲良醫　戒諸子曰吾貧時與汝母養吾親
汝母躬執爨吾親甘旨未嘗充也今得厚祿欲以養親親
不在汝母又亡吾所恨者忍令若曹享富貴樂哉　公嘗於
朱氏家有恩嘗思厚報及貴乞贈朱氏父太常博士朱某嘗
遺以與人所授黃水銀爲白金之術未嘗啓封及朱之子寀登
第并其術而還之　謚文正公

# 相國

韓琦[illegible]英字稚圭相州人　仁宗臨軒試進士琦年二十名在第二時唱名第一方終太史奏日下五色雲　喜雨詩須臾慰滿三農足收歛神功寂若無人謂貞微宰相事業　重陽詩不羞老圃秋容淡且看寒花晚節香　喜雪詩危石盖深鹽虎伏老枝擎重玉龍寒人謂公身雖在外自任以天下之重　知秦州夢以手捧天者再其後援立英宗於藩邸翼輔神宗於東宮　上詔定鍾律琦曰政令平簡民物熙洽海內擊壤鼓腹以歌太平斯乃上世之樂可得以氣求也願陛下與左右弼臣訪安邉之議緩茲求樂之誠急其所多憂注理為長　為諫官三年所存諫藁欲焚之以效古人慎密之義然恐無以見人主從諫之美集為三卷曰諫院存稿大畧諫止於理勝以至誠將之　在迫安有人携匕首至臥內公問曰誰何曰某來殺諫議又問曰誰遣汝來曰張相公[illegible]公就枕曰汝携予首去其人曰不忍願得金帶足矣取帶出明日不治其事　公力贊立嗣又上疏大言曰此事係社稷陛下不可錯　仁宗棄天下英宗哀未發而疾暴作大呼語言恐人聽不可聞大臣輩莫知所措琦急投衣施入簾曰誰激惱官家且當服藥奈內人發馬走公呼之曰徐徐方

來遂擁上進之曰皆須厚心照管官家尋三慰安以出仍竟時
見者復就位哭慶之若無事歐公歸以語所親曰韓公遇事眞
不可及　帝以驚悸與得疾舉措改常左右多不悅乃諧間兩宮
雖大臣亦心惑之獨琦屹然不動奏事簾前太后嗚咽流涕具
道所以琦曰此病故爾疾已必不然子疾母可不容之乎后意
未解又進曰臣等在外聖躬若失調護太后不得辭其責后驚
曰是何言哉我心更切也同列聞者莫不流汗又明日琦獨見
帝曰太后待我少恩琦對曰稱舜爲大孝者是父母不慈而子
不失孝也但恐陛下事之未至耳父母豈有不慈者帝感悟
曹后初未還政琦力引古以動之云太后若脫然復辭則是千
古所未有琦察其意向即連請成之後數日批出某日當不御
前琦遽命撤簾　空頭勑峴　垂紳正笏措天下於泰山之安
武康之節來治於相作晝錦堂　公在廣陵城中有芍藥一
出四枝公爲首相之兆公作堂於池上名曰醉白堂人曰公無愧
於伊周猶有羨於樂天　蘇子由上書願盡天下壯觀　守定之
州時夜作書令侍兵持燭侍人誤燃公鬚公遽以手摩之而作
書小頃回視則已易其人矣公恐主吏鞭之亟呼視之曰勿易

# 相國

淚已䨱把燭笑匿中咸服　在魏州僚屬有洛極者既業呈有
司事而落尾忘書名公即以手掩之仰者與語稍稍潛卷以授
他學行已當如金玉不受微塵之汚　在大名得玉盞二隻
愛之設卓覆以錦以待漕使將為一吏誤觸之盞俱碎公神色
不動曰凡物成毀有數吏又何罪之坐客皆歎　公姿貌英特美鬚
骨格清徹耳眉目疏秀圖繪傳天下人以謂高山大岳望之氣象
雄偉而包育微細蓄泄雲雨藏匿寶貨蓋自然也　上疏乞張
士遜曰政事堂豈養病坊耶士遜致仕　上問金陵何如公曰為
翰林則有餘處此地則不可　潞公見公楊梳一著觀其心只為一身
不為天下以此知非宰相材也　聞錢明逸在亳州不事事曰罰不
思所部千萬生靈耶　三人共事如推車　斯盡其心主於車可
行而已　有卒逃數日負其母而至者公恕之迎中感泣　崔
公孺夫人之弟也公執政開監司非其人則曰公居隱占之地宜
法造化造化者以吉人之物置蛇於其要置虎於山林今公乃置
於通衢使為民害可乎公與衆悼之　帝自為碑文載其大篆額
其首曰兩朝顧命定策元勳之碑　諡稱國忠獻王

**富弼** 韓許公　字彥國河南人母夢旌旗鶴雁降于庭云有天赦而

呈以賢良方正舉第　郭后廢仲淹爭之貶睦州公上言曰朝廷一舉而獲二過縱不能復后且還仲淹以來忠言　爲相士夫相慶上曰賢哉吾卜　晏公亦一日因公進除目而震怒變色滿一殿驚除目揭外卜公慨然搢笏指除目進之曰天子亦有怒耶出九師以伐西夷八舍則覆斧鉞以誅大臣今日陛下之怒不爲當除目也必以臣某于有大過惡可怒者何不誅臣以謝天下晏宗爲霽色溫言公進說久之不已　公客洛若呂文靖正門下時弱年十餘呂公許入書院庭評大祝見公驚曰他日名位與我相似

在亳州不行青苗錢　使契丹爭獻納字不屈　知青州春產四歲之兩　通判鄭州陳八要自請行斬元昊使臣　在樞密上安邊十三策　使契丹受命將往聞一女卒再受命聞一男生皆不顧而行得其家書不發而焚之曰徒亂人意耳　公清心學道獨居正堂每早晨禮佛家廟對天人如賓客子孫不冠帶不見請老家居凡三上章皆言天子惟辨君子小人進退之事君子與小人其勢必不勝君子不勝則奉身而退小人不勝則交結構扇千歧萬轍必勝而後已已勝則必肆毒善良無所不爲求天下不亂不可得　致仕居西都會洛中士爲耆英

相國

會吾老昔英堂石介聖德詩富弼仲淹一夔一卨　公年八十書
座屏云守口如瓶防意如城　謚韓國文忠公
文彥博神哲欽字寬夫汾州人幼時與群兒擊毬毬入柱穴中不
能取公以水灌之毬浮出　在成都米價騰貴因就諸城門
相近院凡十八處減價糶賣不限其數張榜通衢米價遂減
知益州夜宴二鼓後卒折馬廄為薪神色自若曰天寒可
拆與之　討貝州有姓城卒董秀請穴地以攻城公許之貝城
臨河夜穿築其土於水晝匿穴中城上不之見已穿以褐袍塞
之走白公遂取敢死二百餘夜自穴中入登城殺守者無遺以
引城外入城中驚擾遂生擒王則　唐介論公交結宮禁知益
州造間金奇錦燈籠納宮上怒謫唐介公丶相首薦鼂介召
用　異時使邪律來聘望公殿門外卻立改容曰此潞公
耶所謂以德服人者問其年何壯也因拱手曰天下異人也公
年九十卒遂事四朝任將相五十年名聞四夷雖富貴而接物
謙下尊德樂善立朝端重有大臣風焉以太尉致仕　謚潞國
忠烈公
曾公亮　字明仲　知鄭州盜賊悉竄外戶不閉號公曾開門

公久在中書苛呈諫無非之者惟後主作詩非之曰老鳳池邊蹲不起飢烏臺上噤無聲

范純仁諱紳字堯夫文正公之次子　文正公多延賢士如胡瑗孫復石介李覯之徒與公從遊晝夜肄業置燈帳中夜分不寢後公之貴也夫人猶收其帳頂如墨色以示子孫曰爾父少時勤學燈烟跡也　知襄城民素不事蠶織鮮有植桑者公患之因民有罪者使植桑按其所植榮茂除其罪人得其利去後民懷之号曰著作林公為著作　蔡確以車蓋亭詩得罪當貶忠宣乞薄確罪不從貶新州忠宣謂呂公曰此路荊棘已七八十年吾輩開之恐不自免・丹・陽以麥舟付石曼卿　嘗曰平生所學惟忠恕二字一生用之不盡戒子弟曰人雖至愚責人則明雖有聰明恕己則昏爾曹但以責人之心責己恕己之心恕人則不患不到聖賢地位　薦人未嘗知出於公　有愧而生者不若無愧而死　程子見經筵坐側數穴中無事　貶永州舟過橘洲風雨船破至民舍燎衣顧夫人曰豈亦章惇所為哉　天下善類視公可否以為消長　謚忠宣公

司馬光[illegible]字君實陝州人　幼時患記誦不如人獨下帷絕編

# 相國

倍誦　七歲聞講春秋了大義　嘗與羣兒戲一兒墮瓮水中
已沒公以石破瓮得出　不喜肩輿山行亦乘馬　卧忽蹶起
着公服執手版危坐范純甫問之答曰人以天下安危為念豈
可不敬耶　平生所為事未嘗無對人言去惡從善舍非登是
人或知而不能從以為如制悍馬如轉石之難也靜而思之一在
我而已如轉戶樞何難之有　呴兄伯康友愛尤篤兄年八十
公奉之如嚴父保之如嬰兒食少頃則曰得無飢乎天小冷則
曰得無寒乎　通英殿進資治通鑑曰存蘇張事於書者戒人
君信利口覆邦也　鮨惠自謂如人參甘草病未甚時可用病甚
則非所能及也　遼人勅邊吏曰中國相司馬矣慎無生事
民遮道曰公無歸洛留相天子活百姓　衛士加額　兒童誦
君實走卒知司馬　康節曰腳踏實地人又曰九分人也　有
警言稅布衾銘　司馬形容富畫師　文彥博請入耆英會令鄭
奐自幕後傳溫公像真率會　千家生佛　居室壁云天下居洛
濱置院於尊賢坊以獨樂名之與康節同遊　着深衣自崇德
寺歸洛陽堤上遇康節於天津之居留詩云拜罷歸來抵寺
居解鞍縱馬罷傳呼紫衣金帶盡脫去便是人間一野夫六首十竟

波清汝路迷手攜及第杖看深夜白鴟不信忘機又見我猶要柳岩
公威不張蓋自持扇障日伊川曰公出無從騎市人或不識
公曰甚非求人不識者 虜宴君臣伶人戲劇作衣冠者輒曰
司馬端明耶清名亦在夷狄 契丹問司馬公為中丞耶與人
甚忠良 及卒京師罷市往吊鬻衣以致奠四方畫像以祀飲
食以祝 賜額碑曰旌忠粹德 蘇軾作神道碑銘云公自西
來一馬一童萬人環之如渴赴泉 朱子有贊辭論溫國文
正公
呂公著壽許諱字晦叔文靖之子也歐陽脩薦公文章行誼宜在
左右稱清淨寡欲有古君子之風 王荊公曰呂公十六不作
相天下不太平 邇英殿侍讀上言曰人君當正始以正天下
脩德以安百姓修德之要莫先於學條上十議 長子希哲甫
十歲祈寒暑雨侍立終日不命之坐不敢坐也 父文正戒器
試之公不動 便殿奏事畢帝謂曰知公恬退有顧氏部屏寫
李文德書于壁右古人詩好衣不近御上體梁穀似怕懷中書
在朝少不合意便脫然無留意故歷事四朝無一年不自引求
去謚中國正獻公 入朝鄰人相慶武夫衛卒皆權慈聖元喜

相國

李綱肆宗高字伯起　淵聖謂公曰在東宮見卿水章疏至今猶誦
憶　蠟書　祖宗疆土不可以尺寸與人　刺臂出血上疏
上録裴度傳賜之公取裴度論元稹魏洪簡疏劉進　前後上
疏皆斥和主戰復之策　懷州出使日斬奪敘者　盛夏對延
英殿帝汗浹衣綱欲遂出帝曰欲與之論天下事謂公負天下
之望以一身之用舍為社稷安危耳　公相凡七十五日　賦
詩曰秋來一鴈向南飛　謚忠定公
陳康伯肆欽字長卿上呼丞而不名尊禮元老也此非過也　風流
相　自為諸生時持身甚嚴不知世間浮華非其學一出於孔孟
言黨可乎　有器重可比晉謝安　引舊制却虜使　除相日
請米藏錢繳　丞相之歸所吩歌焉他日宣召切勿辭謚　謚曾
國文正公
呂頤浩宗肆高　得小舟渡高宗於洲　帥師勤王
趙鼎非肆高　字元鎮勸上親征上從之非曰今聖斷親征將士必奮
成功可必臣願效區區　王師進攻金人北退上謂公曰將士
致勇爭先乃朕用卿之力公謝曰皆出聖斷臣何力之有　為
相專以固國本為先　節書車攻詩賜之　五分宰相一不附

和議秦檜從鼎吉陽軍副使謝表曰白首何歸悵餘生之無幾丹心未泯誓九死而不移 臨死自書銘旌曰身騎箕尾歸天上氣作山河壯本朝 [illegible]州迎丁出讓尊魂 謚忠簡公

趙如愚轉經宗 光字子直居餘干 理宗朝爲四州制置使先宗朝知樞密院尋爲吏部尚書諫光宗不朝壽皇寧宗朝公有定策功 初叅知政事悉召士君子在外者 孟孝宗授以湯鼎背負白龍升天後謫異卒忠宗 引進善類裁抑僥倖小人不說相與排之 公奮不顧身遂定大計召明德之士以補新政其功蓋矣 朱子與劉光祖書曰餘干數日得書傷之甚適亦甚不易且去年此亂中得其書字畫言語皆晏然如平日固已服其定力矣 汎胄欲推定策功如愚曰吾宗臣汝外戚何可以言功惟爪牙之臣則當推賞可矣 安置直如愚于永州守臣錢鍪承汔胄密喩窘辱百端公服藥卒 謚忠定

劉基字伯溫 郁離子 誠意伯 青田奇士 鳳凰遍身文章智計埒張良 覆瓿集 寫情集 瑞麥頌 西湖望雲氣刻石得兵符 西湖夢岳飛飛教兵法 初見上上與坐使賦斑竹箸基應聲曰一對湘江玉 攢湘妃曾灑淚痕斑上嘆

相國

盛曰秀才氣基曰未也即續之曰漢家四百年天下盡在張良
一借間上始悦　從金陵陳時務十八策　上問以天象事答
言霜雪之後必有陽春宜火濟以寬　賜基祖父爵又授父爵
基固辭曰陛下乃天授臣何敢貪天之功聖恩深厚顯榮先人
足矣　帝欲相楊憲基與憲素厚以爲不可上詰之基曰憲有
相材無相量夫宰相持心如水以義理爲權衡而已又問汪廣
洋何如曰偏淺又問胡惟庸何如曰小犢將僨轅而破犂矣
得士雞始自知身不如孔明
李善長　韓公轉納賄蕭相　鏻給全身甲胄
胡濙　禮部侍郎　旅廟時進瑞穀圖及御麥瑩之現宣宗鑄金銀
刻圖書賜曰清和恭靖
楊士奇　鑄許三楊　西楊　諫殺爲馬　進時藥五章　宣宗嘗
夜微行幸其家士奇曰卑鳴復隔踰日必有知者頃自今慎勿
出事變不測當慮也上補治前御史得仲成士奇奏曰向來得
罪者陛下皆宥之今追仲成詔書不信　上復見星變歎息語
士奇曰吾去後誰知吾三人同心出二勑二印賜二人士奇得貞
一印　宣宗鑄金銀刻尚書曰端方貞靖

蹇義 太宗賜義士奇楊榮金幼孜銀圖書各一其文曰繩愆糾
違 仁宗賜勅印 宣宗鍍金銀刻圖書賜義曰忠厚寛弘
楊榮 三楊 東楊 獻騶虞頌 英宗初內議有立長君之說
榮立侍請見太子即呼萬歲羣臣亦隨呼浮議乃息 宣宗鍍
金銀刻圖書與榮曰方直剛正
楊溥 三楊 南楊 太學士 洗馬時繫錦衣獄十年在內閣
時其子來自石首所過州縣送迎饋遺惟知江陵范理不禮溥
聞而異之廉知其賢薦知德安擢貴州布政使或勸理宜書謝
理曰宰相為朝廷用人非私乎理及聞溥卒祭以哭之以謝知
已
于謙 諄宣武宗 錢塘人 七歲僧蘭古春見而奇之曰他日救時才形
貌英偉音如洪鍾 病昔帝遣大醫曾監之上駕行萬壽山伐竹
為瀝和藥丸 石亨曹吉祥忌謙掌兵權已不得遂其私至上
皇復位時誣以盜印斬之論既死權歸一凶 武宗憲宗復官加
贈太傅謚忠愍立祠
李東陽 諱武 西崖 為相有士賦詩書云才名直與斗山齊伴
食中書日又西同首湘江春草綠鷓鴣啼罷子規啼 公餞劉

相國

健欷噓泣下健正色曰何哭爲東陽言臣與健等同一閣臣而獨留臣何顏以視天下耶 題陸秀夫祠曰汴城杭郭總丘墟三百年來此卜居海内山河非漢有嶺南人物盡周餘行宮草草慈元殿講幄寥寥大學書辛苦相臣經國念有才無命欲何如

楊一清諡世 工修省太學士 總督陝西謁劉健健年九十三辭以疾因出曰應寧昔而入相今出將乎命孫輩飲以醪若他無一語

張居正 進帝鑑圖說 在職成病上親調椒湯以賜夏賜扇冬賜氈父死乞歸不允

王錫爵歸神閣臣 乞歸上御筆特旨云朕之不逮有累于卿著輟閣務扶病歸省賜路費銀二百兩陞六表裏

三公 唐虞有百揆之職即三公 太師太傅太保 論道經邦燮理陰陽 保衡冢宰 蟬冕 潭潭府 冠冕百辟 股肱腹心 象鼎三足 猶天三光 上應台階下象山岳 八

遲

三少　周曰三孤注孤特也言卑於公尊於卿特置此三人
以貳三公　少師少傅少保曰三孤　聽獄於棘之下注左
九棘孤卿位焉　有邦事張幕設案　孤乘夏篆五采畫轂也
孤執皮帛　通寒暑　位九棘
少師　天子燕業及其學左右之習誦其師答諸侯遇大臣不
知文雅之辭已語之道簡闇小誦不博習此少師之責也
少傅　天子居處出入不以禮衣服冠帶不以制御器列側不
以度委采服從好不以章忿悅不以義發謀不以節此少傅之責也
少保　天子居處燕私安而易樂而湛飲食不時醉飽不節寢
起早晏無常玩好器弄無制此少保之責也 大戴禮

史大要聚選卷之三

冊主入道谷趙氏宅

KOR
Restricted Shelf
DS
734
S38
1679
v.2